

第四章 白菜的故事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不但問、聽，也說，白菜不但聽、答，也問。

以下開展的是我倆透過真實互動，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故事，爲了能夠更忠實地呈現訪談當時的脈絡，於是我將白菜說的話摘要，以「**標楷體**」的字體呈現穿插在故事的書寫之中。

論文計畫口試之後，緊接著就要開始尋覓研究參與者，我原本有些擔心不容易找到合適又願意受訪的女性諮商心理師，但後來的發展竟出乎意料地順利。透過在研討會認識的朋友推薦，我得知「白菜」有意願整理自己的工作經驗，且有興趣接受我的訪談。於是，我主動撥了電話給白菜，電話那一頭傳來爽朗的招呼聲，白菜笑著說她知道我會跟她聯絡，於是請我先將研究計畫寄給她，以便讓她更瞭解我的研究方向及內涵，旋即便約好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提早守在捷運站出口等待的我，憑著直覺搜尋白菜的身影，當一位高、瘦，紮馬尾、背著大包包，看起來很有精神的女生，大步大步地朝捷運站走來的畫面映入我眼簾時，那鼎沸的車聲、人聲和行路匆匆的人群瞬間淡化成背景資料，我毫不猶豫地展開笑容，迎接素未蒙面的白菜。

我們找了一處速食店，幾乎是一坐下，白菜就開始侃侃而談了，因爲初次訪談當時恰好發生「捷運之狼」的事件，所以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就從這些層出不窮的社會案件開始談起。問到白菜接受我訪談的動機，她笑著輕拍桌子，說這些報導常讓她覺得很生氣，也剛好可以趁著研究訪談的機會宣洩並釐清一下自己的情緒，「就是自己知道說那個情緒在，然後覺得，好！有訪談，那就來大吐一下不快這樣。(大笑)(訪談記錄 A1001)」。我爲白菜的直率感到驚喜，一邊好奇著她是如何與這些不快的情緒共處，一邊也更迫不及待地想聽她分享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所經驗到的點點滴滴了。

在接近第一次訪談的尾聲時，我詢問白菜想在我的研究中呈現的匿名，她偏著頭想了一會兒，突然間眼睛一亮，指著天花板說：「就『白菜』好了！(訪談記錄 A1437)」，我順著她指的方向望去，看見一個個面帶微笑的可愛卡通「白菜」圖卡，高掛在空中陪伴著我們進行訪談，就像她以親切爽朗的態度，拉高視野，站在此時此刻的角度來整理自己多年來的工作經驗，透過我的發問，慢慢地回憶、追溯、分享工作心得、所見聞的經驗，還有個人的心情故事。

◎ 訓練背景的準備

大學就讀心理相關科系的白菜，畢業後即出國進修諮商輔導的碩士學位，回國之後在某個因緣際會下被邀請到監獄去帶領性侵害加害人的團體，從此進入性侵害治療的領域，轉眼至今已四年有餘。

「監獄」，這一個令大部分的人感到戒備森嚴，甚至有些恐怖的場域，其實對白菜來說並不陌生，因為她在大學時代曾參加少年監獄服務隊，社團嚴密的行前訓練及多次進入少年監獄服務的經驗，讓白菜對監獄環境有著一定程度的瞭解與心理準備；此外，她也曾跟隨一位從事性犯罪研究的老師，擔任研究助理一職，因為工作所需而唸了許多性犯罪相關的理論與文獻，並多次進到監獄中去訪談性侵害加害人，以瞭解其犯罪成因，是故，「性犯罪者」對白菜來說亦不足以為懼。

白菜第一次接觸到「性侵害加害人」，是在擔任研究助理的時候，當時她的主要工作內容是依據國外已經制定的犯罪模式，以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然後再分析整理出國內加害者的犯罪因子、犯罪成因與犯罪途徑。白菜並不排斥與性罪犯近距離相處，也不覺得這些傾聽和歸納的工作有特別困難之處，反而還感到滿有興趣的、滿能得心應手的，「訪談對象就是性罪犯，剛好就也是我自己有興趣的部分，而且我那時候沒想過說我以後是要做這一個族群的人的心理治療，我只是想說可以多瞭解，反正就是研究助理，也許可能以後對念碩士也有些幫助(訪談記錄 A1027)」，「我覺得那個好像是一種成就感，你可以聽到、蒐集到你想要蒐集到的東西，那你把它弄清楚，很棒！(笑)(訪談記錄 A1069)」。

雖然個案是因性侵害案而被判刑，但是白菜在訪談工作中不只蒐集到他們犯罪的相關資料，也有機會聽見他們生命的故事、生長背景與思考脈絡。現在回想起來，白菜認為擔任研究助理的那段工作經歷，為她日後在看「人」的角度，帶來了功不可沒的助益，「在訪談的那個過程裡面，就會聽到他們整个人生的歷程，我覺得當那個故事，就是人的生命、他的整個生命經驗進來的時候，那個觀點，或是那個焦點就不會只是放在他的犯行上面。(訪談記錄 A3005)」。

白菜簡單地用一句話來說明她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的人性觀：「會把他比較看成是一個『人』來看，而不是只是把他當作『罪犯』來看。(訪談記錄 A3006)」。

過去的社團參與或研究助理工作的訓練，都早已在無形中累積了白菜對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先備知識和心理上的準備。不過，這次白菜再回到監獄與性加害人

工作時的身份有別以往，現在的她是一位諮商心理師，不再像過去當輔導員時可純粹地用朋友的角色與受刑人輕鬆互動，也不像擔任訪談員時只要以研究者之姿專注地蒐集資料就好。

身份不同、立場不同、所需肩負的責任也不同了。

漸漸地，白菜開始感到些許的壓力，也意識到：諮商師要做的似乎更多一些！

◎ 乍入性侵害治療工作的衝擊

因著先前研究助理工作的訓練，白菜剛接下性侵害治療工作時，也仍然沿襲著過去學到的介入方式，她鉅細靡遺地傾聽，並試圖根據犯罪模式整理成表格。

「那個想法是說，如果我們(治療師)比較能夠去瞭解，然後你們(性罪犯)也能瞭解，那你才能夠去瞭解說你要怎麼去阻止自己再犯。(訪談記錄 A1046)」。

然而，工作沒多久就意外地經驗到了挫折的感覺，「我有一個挫折感是說，ㄟ～我知道了，我也許知道你的那個原因在哪裡，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我到底要怎麼幫你！(訪談記錄 A1047)」，在白菜的敘述裡面，包含著規劃治療計畫的困難及後續執行上的不易，她舉例說到某個團體中的成員因猥褻案而入獄，根據白菜在治療過程中的瞭解，她認為該成員的問題是源自於個性過於害羞，不曉得怎麼用較適當的方式跟女生相處，因此白菜認為他在出獄前得加強學習與女性正常互動並建立自信。但礙於目前的治療系統還不夠健全、治療師們的治療方法仍然莫衷一是，所以當白菜做出了專業判斷之後，後續的治療計畫卻難以確實執行，最後以無疾而終作收。

幾次下來，白菜感到相當無奈，但也開始了解到，「訪談員」只需要蒐集資料然後歸納出其可能犯罪的因子，而「治療師」除了瞭解個案，還需要進一步制訂治療計畫，以及，盡量想辦法幫助個案改變。

一位治療師，要關心的、思考的、負責的，似乎比過去做訪談員時要多得多；而性侵害個案有別於一般個案的特殊性，以及其牽涉到的社會議題……等，在在都加深了治療的困難度。

以下白菜開始敘說她的工作經驗，先從工作場域、個案及較偏「外圍」的現象與觀察談起；接著白菜說到身為一位女性治療師，在這樣的工作場域中的感受與想法，這個部分也涉及到某些自身生命故事的回溯；最後白菜回顧四年工作下來，目前她的心得與收穫。

第一節 諮商師白菜所經驗到的工作樣貌

目前台灣的性侵害治療工作共分為兩個階段：一為獄中治療，根據民國 94 年通過的刑法規定，民國 94 年 1 月之後被判刑的性罪犯，需通過鑑定方得結束治療；另一為獄後的社區治療，目前性罪犯出獄後會先進行三個月的輔導教育，再由治療師評估是否可結束療程，未通過者則需持續接受社區治療。

而治療形式大多採以團體的方式進行，除非個案的狀況較為特殊，如：某某之狼等犯行較為特殊且嚴重者、認知能力較差、年齡與其他成員過於懸殊，或是人數過少不足以構成團體的情況，經由治療師評估不適合進入團體者，才會被安排以個別的方式進行治療。

白菜認為「避免個案再次犯案」是整個治療工作最大的目標：「總目標當然很希望是他們能夠去找到說自己為什麼犯案？然後，怎麼樣去阻止自己再犯案？(訪談記錄 A2017)」，但在實務工作中也得要進一步考量到個案們在處境上的個別差異，例如白菜主要工作對象雖均為涉及性犯罪的個案，但有被定罪入獄的受刑人、已服刑期滿出獄的人，以及由社會局轉介而來、尚未被判刑的個案(或稱嫌疑人)；由於個案在司法程序中的階段不同(有犯案行為嫌疑、已被判刑、刑滿出獄)、進行治療的場域不同(社服機構、監獄、社區單位)，治療師需優先處理或面臨到的議題也常得視情況而調整，「雖然說總目標可能會是一樣，但是我覺得跟你在哪裡工作，跟個案的狀態在哪個階段也都不太一樣。(訪談記錄 A2015)」。

壹、在工作中常遇到的挑戰

一、在會談中常遇到的現象

白菜介紹她的工作內涵，提到以下幾個諮商師在會談中常遇到，且需要面對並處理的現象。

(一)當事人的抗拒行為

1. 否認犯案

白菜提到，用避重就輕、合理化、推卸責任、去個人化等各種方式「否認犯案」是性侵害加害者常會出現的反應，例如：

「他可能只肯描述到之前的那個準備，但到了那個真正進入犯行的那段時間，他又說我忘了！然後到了犯案之後發生什麼事他又想起來了。(訪談記錄 A2023)」

「譬如說～喔！我做的跟判決書上寫的不一樣啦！(訪談記錄 A2030)」

「或是說被誤會啊！或是說受害人願意啊！(訪談記錄 A2031)」

不過，「否認」情況的強度也常與個案所處的階段有關，在「罪證確鑿」或者「明確判刑」之前，個案的否認情況通常比較強烈。

「如果說個案他還沒有進入所謂的司法程序，或是說他還沒有入監，這個階段他否認的動作更強啦！他更不可能去承認他的犯行！(訪談記錄 A2018)」

「在監獄裡面的人啊，至少他是被定罪的，所以他們的否認雖然說可能還是有，但是至少比較降低，因為我就是被定罪，那個是很明確的，(訪談記錄 A3318)」

因此，白菜認為，治療師除了要知道「否認」是性侵害者個案常出現的狀況，並能區分出其所處階段所帶來的差異，也要能夠堅定自己的立場，像白菜有時候就會面質個案：「如果你真的什麼都沒做，那你怎麼會被判？(訪談記錄 A2032)」。

2. 避談案情

「案件發展的相關細節」是性侵害治療工作進行的重要依據，但其目的與辦案人員用來做為懲處判準的立意與動機有所不同，治療師可以從案件的發展、過程來瞭解個案的心理狀態，並進一步思索治療策略，以達成治療的目標。因此，個案若抗拒談論案情，將會影響到治療工作的進行。

白菜提到，與「案情」有關的話題，雖然在性侵害治療的過程中是重要的，但成員通常不會願意談，而治療師在其專業角色上卻又有職責得要去談，「他不太想探討犯案，可是我又必須要去談(訪談記錄 A2075)」，這在一般的團體中似乎比較少見的，「很不一樣的可能就是，ㄟ～因為畢竟會去聊到案情，或是說畢竟會聊到說，ㄟ～我們，我做了一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那我畢竟還是會想要否認這個東西，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可能都會有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某些秘密或是某些事情，但是一般的團體我可以選擇我真的去隱藏它，然後我也不會被迫要去面對這個東西，如果我不想的話。(訪談記錄 A2073)」。

其實對於成員的不想談、可能呈現出否認或者避重就輕等現象，白菜是能夠同理的，「我覺得其實不是故意，就是人的天性，我不想去碰觸一些我談了會覺得不好意思、覺得丟臉、會覺得生氣或覺得難過的狀況。(訪談記錄 A2077)」。

不過，若團體中的成員紛紛出現一種「有些話題我們不要碰」的默契，可能就會因此而共構出一種和樂融融的假象，而背離了治療的主軸。例如白菜會用電影來引領成員思考，但是她也警覺到成員們似乎感覺看電影比較輕鬆，並企圖藉此避開自己不想談的事情，「從那一次開始之後他們每一次都會問我說，老師那我們下次要看什麼電影？(訪談記錄 A2081)」，於是白菜就公開地指出這個現象，並邀請成員回到重要的議題上面，「我就講得很明白，我說我是真的希望你們可以從電影裡面去得到某些東西(笑)，而不是為了想要逃避，ㄟ～我們就是一直來討論電影就好了，我不用來討論我自己的事情，(訪談記錄 A2082)」。

(二)會談議題的多元化

白菜在工作中發現，性侵害加害者雖然是因為犯罪必須要接受強制治療，但其實他們會遇到的議題與一般個案一樣，也是很多元的。

因此治療師要關照的除了與案情有關的部分，還有其個人生活的其他面向，譬如監獄環境的適應問題、在獄中的人際關係、對原有人際關係的掛心……等，都是對個案來說非常重要的議題。

「他們那時通常都會面臨到很多，如妻子會不會跟他離婚？或是說女朋友會不會跑掉？(訪談記錄 A2037)」

「或是說因為他人在監獄裡面，他沒有辦法照顧到家人，那如果說爸爸媽媽生病或是說家裡面有什麼狀況，其實他們還是會擔心。(訪談記錄 A2038)」

而這些議題也會與個案的不同狀態而有所差別，如第一次入監服刑的人與有經驗的受刑人的經驗與心理狀態就不一樣，服刑時間長短、距出獄時間的長短等因素，也將影響到其所面臨到的議題，「你是剛進去關？還是你是關到中間了？或是你是快要出獄了？也不太一樣！如果說你快要出獄的，那你就是立即要面對到你接下來要怎麼辦？去哪裡？誰照顧你？怎麼找工作？(訪談記錄 A2040)」，「那有很大的壓力，他要重新去適應這個社會，然後重新跟家人再建立起關係，這個東西其實跟他們沒進入監獄之前是很不一樣的，(訪談記錄 A2045)」。

由於理解到個案若即將出獄，重新回到社會可能有一段過渡時期需要調適，擔心這樣的調適過程可能將會為其帶來壓力，因此白菜在進行治療工作的時候，會協助即將出獄的個案多做一些心理上的準備，預先說明出獄後的社區治療，以協助他們重新回到社會並持續接受治療。

(三)性侵害案件所牽涉的脈絡複雜

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白菜看到「脈絡」對一個人的影響甚鉅，與加害人晤談的過程中，白菜發現他們在生命中也曾經遭受過許多不當的對待，有許多人並沒有機會學習到該如何與他人相處，或是用較適當的方式追求成就感、人際關係、性、金錢等想要的東西，「的確很多人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他沒有體驗到怎麼樣是被愛，他不知道什麼是被愛，或怎麼樣去愛人。(訪談記錄 A1075)」。

或者從小環繞在他們身邊的淨是些扭曲的人際關係，「那有些真的是關係的扭曲，讓他學不到什麼是正確的尊重，(訪談記錄 A1192)」。

當越深入傾聽個案的生命故事，白菜就越能理解到生長的环境對一個人所造成的影響，「那他真的沒有去學到怎麼幫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你真的會去看到他整個的脈絡，也許一開始是看到他整個家庭脈絡是怎麼來的，讓這個人的個性演變成這個樣子，或是讓他去做這個事情，(訪談記錄 A1194)」。

進一步去探索，白菜發現這不只是家庭脈絡的影響，似乎也是社會的問題，「他也許真的就是慢慢的走偏掉，那你這個，我覺得也很難說這是他自己個人的問題，就會覺得，ㄟ，你會看到是這個社會的問題，(訪談記錄 A1008)」。

然而，當許多的脈絡加進來的時候，讓白菜發現要處理、面對的變得非常複雜，因為性侵害案件的背後牽涉到太多社會層面的問題，「我真的覺得說這個問題不是只在這群人『本身』，而是有很多東西在影響到，(訪談記錄 A1210)」。

面對眼前的性侵個案，白菜看到的不只是單一個人，也看到了其背後所背負的社會問題，她認為雖不容易，但也幫助她學會更細膩地分析脈絡對人的影響，「一開始只是去瞭解這個人的問題，可是你慢慢知道，你看他的脈絡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其實是很多的因素，在加進來影響的這個現象。(訪談記錄 A1195)」。

二、白菜從上述現象中所經驗到的困難

(一)困惑該從何切入？

歸納了上述這些工作現況，白菜越來越發覺到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困難與複雜性，性侵害案件牽涉到的層面很廣，除了個案的個人議題之外，也可以看到家庭、經濟、政策、教育、法律等連帶的議題。白菜認為，例如社會風氣所造成了兩性觀念的扭曲，政府在大力宣導性騷擾防治法時，除了教導男性要尊重女性之外，

也應該教導女性更尊重自己的價值，「我覺得，這些有的時候好像真的不是藉口，就是說，女生她不知道自己的那個價值，或是說她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反抗，所以，讓對方以為說我可以這樣繼續下去(訪談記錄 A1202)」。

在治療工作中，白菜看見了其背後的議題如此龐大，讓她瞭解到這工作的確不簡單，也不應該只歸咎個人因素，「我覺得真的是好像工作的經驗裡面，會讓我去學到或是去看到，那個問題的層面不是那麼個人，也許有些時候是很多東西在影響的，(訪談記錄 A1208)」。

然而，這樣的思考雖然對白菜在同理個案、理解問題時有所幫助，但也帶來頭痛的感覺，似乎當她對相關議題想得越透徹、看得越仔細的時候，那在治療工作中感受到的「不確定感」也越明顯，「所以會覺得，ㄟ～那到底問題在哪裡？(大笑)(訪談記錄 A1013)」，好像每一位個案的背後都代表著一大堆複雜難解的社會議題，實在難以釐清可著手的「切入點」，白菜開始產生了極大的困惑：「當你要做治療的時候，你要解決的是什麼層面？(訪談記錄 A1196)」。

(二)預防再犯？人格改變？

雖說「再犯預防」是性侵害治療工作的主要目標，但是近距離與個案接觸的之後，白菜發現除了其身處的外在社會層面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也瞭解到其生長背景可能有些扭曲，甚至產生人格扭曲的現象，這時候也為白菜帶來另一個層次的為難：「再犯預防」雖是首要目標，但那似乎是外在行為的表徵，真正核心的議題常常是個案的「內在人格」扭曲的議題，那麼到底，什麼才是治療師應該做的呢？「那個時候我去思考的一點是說，那到底團體的目標是要讓一個人人格改變呢？還是說他只要知道說什麼東西不可以去做、要怎麼樣避開自己高危險情境就好？(訪談記錄 A2410)」

曾有一位個案讓白菜和她的工作夥伴傷透腦筋，白菜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那個個案在補習班工作，他自己對高中生有特殊的偏好，就會以補習班老師的身份去搭訕那些補習班的學生，然後有一點是用誘騙的方式，去跟她們發生關係，有點強迫、強暴的那個手段。(訪談記錄 A2410)」。

至今想起這位個案仍讓白菜相當掛心，擔心他再度犯案，白菜嘆口氣說到：「我們那時候去討論到就，他可能不會去路上搭訕了，可是他對年紀小、年紀輕的女生的偏好，等他結婚、生小孩，搞不好轉移到自己小孩，我覺得有可能啊！

當然不是每一個個案都這樣，但是這個個案，我那時跟我 partner 有去想到有這個可能性，但是(笑，嘆氣)這是未發生的啊！也不能這樣子就去判斷說以後一定會這樣，只是我們會有這個擔心。所以我那時候會去掙扎的困難是說，「～那你治療的目標要放怎麼樣？你要讓一個人的人格改變？還是要他要知道要知道怎樣去防範？」(訪談記錄 A2412)。

因為監獄是一個與社會隔離的特殊環境，所謂的「再犯之虞」，也可能落入機率上或者預測性的兩難中，因此，在「能否通過」的討論上，還是常常造成治療師們心理上的兩難掙扎，「你在做治療的期間，他們還在監獄裡面，所以你也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再犯啊！除非等到他們出獄以後，然後再往後追蹤，看看到底他們有沒有再犯。要不然其實在做治療的期間，他們其實還在裡面，其實自己也不知道啊！」(訪談記錄 A3122)。

當時，白菜與她的工作夥伴雖然仍然懷抱著些許的擔心與壓力，但爲了兼顧個案的人權，在幾度討論過後，他們還是讓上述的那位個案出獄了，他們在結案報告中把對該個案的評估詳細地寫下來，留待獄後的社區治療師持續追蹤注意，「我們會把我們的擔心、我們的評估、我們的意見寫進去報告裡啊！所以那個報告通常都會跟著他到社區治療，然後他的社區治療師看了報告以後也可以特別去觀察這個部分，」(訪談記錄 A2415)。

雖然可以在行政上多做一些補強或者後續的交代，但身爲治療師的白菜還是難以完全放心：「我真的覺得說諮商師還是要知道怎麼把自己照顧好，那個很重要的。對啊，對於個案的擔心～唉！對吧！還是會吧！」(笑)(訪談記錄 A2424)。

(三)諮商師的責任重大

白菜在訪談中提到，在其他議題的心理治療領域中，若個案「再犯」(指來談問題或困擾再次出現)，頂多是讓個案自己感到不舒服，或者損害到其個人的人際關係，但性侵害治療牽涉到的卻是犯罪事件與他人安危的問題，相較之下，治療師所承擔的責任與承受的心理壓力似乎大得多，除了要直接服務加害者個案之外，心理師還肩負了減少被害人產生的社會責任。

「這可能真的也就是做這個治療比較特別的地方囉！你所面對的工作是除了個案以外，好像還面對其他人的安危(笑)。你要去擔負下來的一個責任，跟一個擔心的。」(訪談記錄 A2414)。

不過，白菜也提到，現在在監獄工作的壓力不似以往來得大，主要原因是因為自 94 年以來已經通過必須得要治療通過方得出獄，治療師可「把關」的權限較大一些，「如果說真的覺得他不 OK，那就不要讓他過啊！至少我可以把我觀察到的寫在報告裡面，至少下面的治療師可以繼續去努力。(訪談記錄 A3130)」。

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雖說「預防再犯」是治療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目標，但是誠如白菜所述，影響一個人的因素太多太多了，要一個人改頭換面，雖不能說不可能，但卻仍是困難而緩慢的。尤其當個案回到社會、回到原來的生活脈絡中時，改變的阻礙就更多了，治療師的壓力也更大了。在獄後的社區治療中，治療師所承受的壓力就比在監獄所面臨到的更直接、更強烈，「社區有可能馬上面臨的直接壓力是，ㄟ～他如果說最近生活不順，會不會再犯？(訪談記錄 A3123)」。

社區與監獄治療工作不一樣，主要是因為監獄是一個強制性、封閉的場域，相較之下社區就缺乏強制管束的權力，反應在實際執行獄後社區治療工作的直接挑戰是，有些個案出獄後就不願意再來「配合」治療，「所以國家，或者治療師根本就掌握不到這個個案的狀況，那反而更糟(訪談記錄 A1221)」。

於是乎白菜和她的搭檔只好發揮創意，思考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煮咖啡營造輕鬆溫暖的氣氛、用電影取代一成不變的談話模式，都是他們用過還不錯的因應方法，白菜和搭檔的苦心就是爲了：「想要營造那個團體的氣氛是，他會願意來的，(訪談記錄 A1219)」。

除了硬體方面的改善，白菜與她的搭檔也不斷檢討著自己與成員間「關係上」的維繫，因為他們發現許多個案的問題源自於從小偏差的生活環境，或是缺乏正確的教育，因此白菜與其搭檔特別用心在重新教育，他們想辦法試著跳脫傳統的教育模式、創造一個較佳的治療環境，希望能消弭個案來上課就是要聽訓話、被檢討的負面聯想和感受，努力爲個案的生命注入一些有別於以往的、較美好的生活經驗，白菜衷心期待他們：「可以真的去經驗到～我談一談真的對我有幫助，我不一定要去喝酒，我不一定要去用其他，吸毒或可能不好的方式去逃避掉自己的情緒。(訪談記錄 A1227)」。

(四)個案再犯後的挫敗與挑戰

但是，就算已經很用心、很努力了，白菜的團體中仍有個案再度犯案，這對苦心經營的白菜而言，是相當挫折的經驗，也打擊到了白菜對自己專業的信心。

那是一位每次都準時來參加社區團體的個案，當他再度犯案被捕後，從警局撥了通電話給團體的男性治療師(白菜的工作搭檔)請求協助，「我的 partner 就打給我，然後我們在電話裡～喔！(重嘆息)怎麼會這樣啊？！(訪談記錄 A1251)」，生氣、難過、對無辜受害者的同情是白菜和搭檔兩人共有的真實感受，「因為你又害了別人啊！我們當然還是會難過、還是會生氣。(訪談記錄 A1253)」。

掛了電話之後，有很多的念頭同時出現在白菜的腦海裡，她雖然清楚自己不需要也無法對個案的行為完全負責，「其實我也知道，這是你自己對生命的選擇，你選擇做這樣的事情，那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負這個責任(訪談記錄 A1232)」，但卻難以忽略從心底油然而生的自責與罪惡感；雖然知道個案在犯案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打電話給治療師，表示個案對治療師已有某種程度的信賴，這可視為治療工作的進展，但當下卻難以肯定自己所做的努力是具有療效的，「那另一個當然還是會去想說，啊！是不是自己？這個東西，後來是真的比較少，就是說～我是不是很糟啊？就是說我做得不夠好，所以變成個案去犯(訪談記錄 A1234)」。

個案再犯的事件，讓白菜不禁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曾做過的努力產生懷疑，還有對受害者的不幸感到自責、對加害者個案感到失望與生氣，這些念頭與情緒像大雨後崩落的土石，一顆顆落下來打擊著白菜對專業的自信心，也帶來了沮喪、無力的心情，「你真的，生活在那個環境的人是你，那我，我能幹麻？我好像幫不到忙，其實治療師也滿無(力)，真的是～你能幹麻？(訪談記錄 A1238)」。

白菜理智上當然能夠理解人非萬能、有太多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到治療成效，但是要真的接納這個「事實」卻實在不容易，尤其是當白菜投入大量的精力、時間之後，發現不但沒看到個案變好，甚至還再度犯罪、傷害無辜，白菜心理上實在難以放下自責、挫敗的情緒。不過，她覺得這個「難以放下」的心情也許與自己的個性有關，「我覺得我自己的個性也是比較求完美的人，可能自己從小到大就是習慣被要求啊！因為是老大，然後或多或少都會覺得說，唉呀！我要當榜樣的那個心，都會覺得說如果我做不好就很丟臉，就很糟！(訪談記錄 A2433)」。

白菜覺察到因為自己追求完美的個性，而連帶地對治療的成效產生了過高的期待，並且對她的心理上造成了沈重的負擔與壓力，是故，白菜不得不去承認身為一個治療師，甚至身為一個人的限制，「再怎麼樣有經驗的人，都很難保你不會有一些意外，那個意外搞不好也不是因為你不夠認真，而是真的本來就是會有你沒辦法控制的事情發生。(訪談記錄 A2432)」。

於是她決定開始試著將自己的個性做點改變，「我覺得可能不是每一個諮商師的個性都一樣，但是在我的狀況裡面，我覺得的確是因為自己求完美的個性，然後自己也知道說，的確需要調整，對啊！（訪談記錄 A2437）」。

雖然仍沒法完全拋開生氣、難過、無奈、挫敗的感覺，但白菜還是努力地振作，調整自己面對困難的態度，並學習在令人挫敗的經驗中找尋可以施力的點，「一定會有再犯嘛！如果你每個再犯，都覺得說～喔！好糟喔！就沒有改變的機會了，那事實上是很大的自我挫敗！（訪談記錄 A1253）」。

在後續處理的過程中，白菜持續與個案晤談，進一步瞭解他再犯的原因，雖然「再犯」是件不幸的事情，不過白菜在這個過程中也找到協助個案改變的契機，「反而是有一個機會他可以學著去說出來說他的心裡的話，因為他可能之前都不會跟他的爸爸媽媽講，他可能就悶著，然後就悶著悶著，他就反正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搞一些有的沒的，對，ㄟ！好像那是一個機會，他可以去試著去講出來，他的那個話（訪談記錄 A1263）」；不但是個案，身為治療師的白菜也從此經驗中得到了豐富的學習，「那對個案來說，或對我們來說，都是滿寶貴的經驗，雖然說是不開心的，傷害到人當然是不開心的，但是至少不會白白放過這個經驗，讓它就這樣溜走，對啊！（訪談記錄 A1268）」。

三、政策執行的現況及對諮商師的影響

白菜說明性侵害治療工作，乃是由專業心理師來執行性犯罪者的心理治療，這個工作同時牽涉到「犯罪」與「心理治療」兩個不同的專業範疇。依據政府單位的責任區分架構，與「犯罪」相關的事件隸屬於法務部，而「心理治療」則由衛生署來負責，因此實際執行治療工作時，理應由兩個單位共同協調合作。然而，白菜在目前實務工作中的觀察是：「我覺得國內雖然有這些法律、這些規定出來，但一些硬體或是這些配套的東西，並沒有好好的去討論過。（訪談記錄 A31209）」。

目前性侵害治療工作的整個配套措施還不夠完善，白菜認為可能是因為這一塊領域目前在台灣尚屬剛起步的階段，法令規定、工作模式仍多是向國外取經，從觀摩、文獻中學習而來，許多實務上的細節還未思考周全，「我覺得這個就是，專家跟實務的落差啊！他們根據國外的文獻，然後就建立出應該怎麼做？法律應該怎麼定？但是這些細節上面的討論，還沒有啊！（訪談記錄 A31212）」。

當各相關單位的合作模式還不夠理想、配套措施不夠完善的時候，對於實務場的心理師們執行業務上也會造成某些困難，甚至可能影響到治療成效。白菜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個情況。

(一)實務上的配套措施不夠完善

1. 有再犯之虞者的治療何處去？---醫院乎？監獄乎？

現行法律規定當個案服刑期滿出獄後，得要繼續接受社區團體治療，但是，要在「哪裡」執行治療工作呢？這是一個仍需要仔細斟酌討論的問題。

「如果說他有再犯之虞，就還要再接受治療，那這個場地要在哪裡，也是一個大問題，是要在監獄裡面嗎？ㄟ～可是他沒有犯罪事實啊！（訪談記錄 A31205）」

「還沒有犯罪事實，只是說我覺得說他有危險性，或是說他狀況還不穩定，他應該要再接受治療。可是要在哪裡做？（訪談記錄 A31206）」

在法條並沒有清楚地規定的情況下，目前主要是由各地的公立醫院提供或者負責協尋合適的場地，不過這「額外的業務」或多或少也添加了醫院工作人員的負擔，白菜同理到他們的心情：「醫院裡面也會很擔心說，那萬一出問題怎麼辦？那責任誰要來扛？（訪談記錄 A31208）」。

因此，光是場地的問題，就對社區治療工作帶來執行上的不便。

為協助受刑人重新適應社會，白菜認為進行治療的時間最好可以與他們的工作時間錯開，「如果說要幫助到個案的話，當然是不要影響到他們工作會比較好，（訪談記錄 A31145）」，若能在個案下班後，晚上的時間會比較恰當，但是白菜向醫院提出這樣的時間需求，卻遭到了拒絕，「但是他們平常晚上的時間就不會肯借。（訪談記錄 A31147）」。

既然時段不是最理想的，不過醫院至少能夠提供進行治療的場地，然而，接下來遇到的卻是場地不夠理想的問題，「政府並沒有提供一個，很好的場地讓我們去執行治療的業務。（訪談記錄 A31155）」。

心理治療的物理環境是否具有「隱密性」、「不受干擾」也將影響治療的進行，但是，白菜執行社區治療的場地卻可以說是十分不理想，不但沒有顧及到個案的隱私，甚至還常與醫院中的其他病患互相干擾，白菜形容到：「我們現在就是用一個地方，但是它跟隔壁的診療間是一起的，通的，那我們這邊講話，隔壁根本就聽得到，有時候隔壁在問診，我們有聽得到。（笑）（訪談記錄 A31151）」。

目前整個情況有點像是跟醫院「借」場地，而不是由衛生署統籌規劃、分配公立醫院裡合適的場地供心理師進行治療。所以有時候爲了配合醫院的活動安排，進行治療的場地也會因而時有變動，「就是只要醫院讓我們換到哪一間，我們就得換，不會每個禮拜都換，但是好像有一段時間，可能他們那個空間要拿來做什麼用，那我們就要換到別的地方。(訪談記錄 A31182)」。

若遇到特殊狀況，需要進行個別治療，也會因沒有適合的場地而受到阻撓，「假如說我們臨時要想要找團體裡面的某個成員出來談，那我們也很難去找到適合的場地。(訪談記錄 A31185)」。

白菜曾向負責場地協調事宜的業務承辦人反應治療場地不佳、難以保護個案的隱私權的情況，但得到的回應是：「他們好像要不知道跟誰去協調場地，但那協調場地就不容易，(訪談記錄 A31153)」。

白菜認爲這個狀況是因爲政府機關之間一直以來都沒有做好協調所致，「我覺得那個是政府機關之間的那個協調，不好！已經很多年了，都還是這個樣子。(訪談記錄 A31177)」。

2.治療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性侵害治療工作中，絕大部分的個案都屬於非自願個案，會來接受心理治療，是因爲涉案的被懲處所致，因此，性侵害治療工作，有需要且必要與其他相關單位共同合作，「那個本來就應該是這樣，比如說警政、司法、衛生這幾個單位一起來合作，(訪談記錄 A31171)」。

白菜提到國外的社區治療團體運作模式，警察會在團體室外等候支援，除了監督個案的出席狀況，對治療師的人身安全也有所保障，「讓個案知道說，ㄟ～警察在，那也許他就比較不敢亂來。就有一個約束力在。(訪談記錄 A31167)」。

但台灣目前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我們現在做治療，就是治療師跟個案自己嘛！那醫院他們會要求個案每次去都要到警衛那邊簽到。(訪談記錄 A31156)」，我的直覺反應是：「醫院的警衛」能發揮的約束力及保護力和「政府的警察」有滿大的一段落差吧！更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除了白菜和她的工作夥伴共兩位治療師之外，竟沒有其他的相關人員在場或者協助行政業務事宜！

相較之下，監獄的人員配置較爲周延，到監獄帶團體反而能令白菜感到比較有安全感，「在監獄外面的那個環境，會讓我覺得不安全感比較多，在監獄裡面

我反而覺得那個管理員就在旁邊，他們(個案)也被監視，所以不太可能做出什麼事情。(訪談記錄 A3329)」；而獄後的社區治療工作不但對個案的出席狀況缺乏約束力，也疏於關照到對諮商師人身安全的保護。

對此現況，白菜有些無奈地表示：「我在想，如果說真的哪一天發生什麼問題，那治療師其實，ㄗ～就是只能自己跑，我覺得好像也沒有很具體的那種給治療師的保障、保護。(訪談記錄 A31158)」。

當然，配套措施的不完善，對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來說，還是會造成心理上的壓力，甚至影響到其繼續在此領域工作的意願，白菜感嘆地說：「當我沒有這些很好的支援的時候，比如說我要跟個案談，那我還要擔心場地的問題，或是說，連我自己的人身的保障都沒有辦法很放心的時候，那當然，會影響到我繼續做這個方面工作的意願嘛！(訪談記錄 A31216)」。

(二)相關工作人員的心理壓力大

「理論上」，性侵害治療工作應當由司法、警政、醫療單位的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團結合作；但是現階段在「實務上」，這個理想卻有些窒礙難行。

1.工作量大

訪談中，白菜說到治療師、社工、護士、處理行政工作的業務承辦員、警察等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們的「工作量很大，然後責任又很重。(訪談記錄 A31221)」，誠如白菜工作所在的縣市案量極大，卻只有一位業務承辦人員要處理所有的行政工作。工作量雖大，人員配置卻少，分身乏術是常見的現象。

又譬如說一些危險性高、比較嚴重的個案，「理論上」應該要做後續的追蹤，定期召開個案研討會，讓警察和治療師有機會坐下來好好地討論、交換資訊，以對個案的情況有更周全的掌握，但是「實際上」，警察們平時業務負荷量已頗重，還要再撥出時間來開會，實在是難以配合。

「理論上應該要是每個單位一起來做、一起來監督的。可是，就是比如說警察他們本身業務就已經很忙的，所以那個配合上面也很困難(訪談記錄 A31174)」。

2. 心理負擔重

而且，如白菜前面所敘述的，性侵害治療工作本身就是相當不容易的工作，

對肩負重任的心理師甚或相關的工作人員來說，都難免感受到沈重的心理負荷，「治療師的經驗裡面，事實上也是有很多挫折啊！你真的需要很多時間跟精力，投注下去的，其實那個挫折感會很大啊！（訪談記錄 A1348）」。

當工作量大、需處理的面向多、心理負擔重，挫折感又與時遽增的情況下，也可能會造成專業人員的耗竭(burn-out)，「可能，也許是因為個案量太大了，或是說，大家那個灰心啊，或是挫折的那個感覺也越來越深，(訪談記錄 A31301)」。

社工、心理師，甚至業務承辦人的流動率都很高，工作壽命低，白菜認為這些現象對於個人或整體的經驗累積上都是有損無益的，「那你這樣很常換人的時候，那個經驗就沒有辦法累積了，那我覺得是很可惜的。(訪談記錄 A31225)」。

3. 被迫接案

此外，現實上的確需要相關單位的人力互相支援，但也許有些人本身並無意願些下此業務，但卻因為被指派而不得不接觸，「或是說，本身就排斥這個工作，可是因為，ㄟ～被醫院交代，不得不做。(訪談記錄 A31301)」。

若工作人員是被迫接下工作，又得承擔工作量大、心理負擔重的壓力，可以預見的，他們應該是懷著滿腔勉為其難的複雜心情，反應在工作上，也不容易表現得出太大的工作熱忱。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某些原本立意甚美的設計，到了實際執行層面上，就可能因工作人員的意興闌珊，而流於形式。

白菜舉例說到，監獄及社區單位在團體進行一段時間或結束後，都會召開評估會議，邀請專業的心理師擔任評估委員，對個案接受治療的狀況進行評估。「理想上」，在此會議中應該是要針對每一位個案的表現，仔細地討論其是否能夠通過治療。

然而，根據白菜工作夥伴去參與評估會議後回來的轉述，卻發現在「實際上」的進行方式與「理想狀態」漸行漸遠，「現在還滿扯的，就是說變成是說只有通過的個案才來報告，那根本沒有討論啊！（訪談記錄 A31303）」。

當白菜還在反省著自己的結案報告寫得不如以往仔細、認真時，她的搭檔描述評估會議上其他報告者的狀況：「我們還算好的勒！有些就只是念判決書。(訪談記錄 A31305)」，對於這樣的情況，白菜覺得好驚訝：「我就覺得～啊？！（驚訝）那你治療他那麼久，就只有這樣嗎？(訪談記錄 A31306)」，而且，也覺得有些惋惜，「就是，好像只是一種形式上面的報告啊！（訪談記錄 A31307）」。

白菜雖可以理解某些治療師或者相關人員的辛苦與為難，但也不禁為現今的治療環境感到無奈，「所以我覺得也不能否認，ㄟ～做這個工作的人，他搞不好本來就沒有那個熱忱，那是因為，醫院叫他一定得做這個工作，他不得不做。或是說，做久了就覺得說，ㄟ～反正就這樣吧！就打混吧！（訪談記錄 A31309）」。

有鑑於上述這些實務場中的現況，白菜認為相關工作人員的心理壓力很需要被處理、被支持，「實務工作者累積了一些經驗，或是說這些挫折，那有沒有人幫助我們去消化這些遇到的挫折，或是負面的經驗？（訪談記錄 A31219）」。

四、其他因素對諮商師造成的壓力

治療工作本身的困難度，以及目前體制未健全的情況下，已經造成頗重的壓力了，但其他，諸如工作地點的環境不佳，再加上社會大眾對「性侵害案件」懷有恐懼、排斥的心理，也對治療師或相關工作人員造成不被理解、缺乏支持的另一重心理負擔。

(一)工作環境差

性侵害治療的加害者當事人大部分是為男性，為避免當事人產生多餘的性幻想投射而模糊了治療的焦點，以及保護自身安全等考量，女性的治療工作者在衣著方面大多會選擇比較保守的裝扮，相較於一般領域的治療工作，性侵害工作治療師的外在打扮則略顯得不自由，「有時候也會覺得，喔！為什麼我就不...(停頓)，你看其他的工作，女生都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後輕輕鬆鬆的，坐在冷氣房裡面，但是，這個工作是：妳不行！（訪談記錄 A3090）」。

而治療師主要的工作場所是監獄或者社區機構，其中，監獄是一個政府執行懲處的場域，可以想像的，那不應該是個太舒適的地方，大部分的性侵害受刑人被聚集在不通風且略顯擁擠的工廠裡工作著，空氣中常瀰漫著一股股夾雜男性汗水與體臭的異味，那特殊的氣味到了夏天尤其明顯。曾以帶性侵害治療團體為主要工作，一週有好幾個工作天都待在監獄的白菜感嘆到：「工作環境也的確是不好啊！對！就是會有氣味或是說怎樣的，就會覺得說～幹嘛要做這種事啊？！（笑）（訪談記錄 A3091）」。

(二)不被外人理解與支持

此外，也由於「監獄」和「性罪犯」對社會大眾而言是較陌生的，甚至，常是被污名化的，當白菜周遭的親友知悉她的工作場域和對象時，大多無法投以贊同的眼光，也有人因為關心而力勸或暗示白菜應該找個比較「正常」的工作做，「而且一般人說實在的，一聽可能會滿難理解的，會覺得～啊？你幹嘛去幫他們做輔導？會覺得那就關就好了，需要什麼輔導啊？(訪談記錄 A3093)」。

辛苦的工作環境與旁人的無法理解，也無形中為原本就很不容易的治療工作又添加了些許壓力，「這種工作的環境，或是說一般人對於這工作沒有辦法理解，所以說治療師自己本身要承受這些壓力。對啊！我覺得的確是不容易啊！那只能安慰自己說～有幫助的！(一起笑)(訪談記錄 A3098)」。

(三)就算是專業人員也難免有迷思

白菜也曾在不少的專業人員身上看到他們因為對犯罪者或性侵害的迷思，而產生恐懼排斥的感覺，甚至因此影響到白菜與他們在治療工作上的合作關係。

例如上述提及的社區治療場地不佳的問題，白菜曾想過乾脆到某公立的社區機構去進行團體，但該機構明明有現成的諮商室，卻不願意出借，「他的理由是說因為受害者也在那邊做治療，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使用那裡的場地來做團體，或是跟個案約。(訪談記錄 A31192)」。

不過白菜心裡卻有個疑問：「那亂倫的爸爸不是也一樣是加害人嗎？對啊！那為什麼他們就可以在那裡面做？(訪談記錄 A31190)」，「那為什麼他們(性侵加害人)就不行？！明明是一樣的，只是差別在於，有具體被定罪，還是沒有！但是這個不代表說他們做的事情是有差別的啊！(訪談記錄 A31364)」，白菜認為個案需要來諮商，是因為其行為偏差而造成社會問題，並不應該是根據被判刑與否而定。

白菜慢慢地意識到，其實就算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其心中對所謂的「罪犯」，仍可能有許多莫名的恐懼，並表現出拒斥感，「ㄟ～罪犯，就會覺得，喔～好嚴重！他們一定是怪物，或一定是很糟！(訪談記錄 A31367)」，「好像區分得很開，就覺得這群人是特定的，非常恐怖的一群人，(訪談記錄 A31195)」。

雖然上述現象造成工作上的些許阻礙，或者額外的壓力，但白菜也能理解大部分的人對性侵害加害者有擔心或者害怕的感受是滿正常的現象，「我覺得不是

怪他(指某社區機構的負責人)，而是真的可能大部分的人，對於所謂加害跟受害的那個看法，就是區分得很大啦！(訪談記錄 A31373)」。

白菜嘆了口氣，微笑地對我說：「的確可能，就是像我這樣的也是很少吧！(笑)可是我的歷程也是，就是這樣慢慢過來的。(訪談記錄 A31376)」。

這個笑裡面，似乎包含著她在走過許多心路歷程之後的同理與釋懷。

貳、讓白菜願意留在性侵害治療領域工作的原因

透過白菜細膩地分享她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與壓力，讓我越來越清楚地理解到這工作讓許多專業諮商人員望之卻步，或不願久留的原因，但我更好奇且佩服的是，白菜怎麼會願意接下此工作，並在此領域努力長達四年呢？

一、進入此領域的原因

(一)現實考量

白菜說她當初接下此性侵害治療工作時最主要是基於生涯的考量。回國後，她曾經嘗試過幾個工作，雖能勝任但總覺得不太符合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型態，不過白菜也在這個過程中也漸漸摸索出自己心中的願望：「我想要自由一點，彈性的工作的型態。(訪談記錄 A3862)」，幾經思量過後，白菜認為「自行接案的自由工作者」是能夠符合她心中願望的工作方式，而跑監獄、帶團體則是白菜「那時候只知道、可以的門路，(訪談記錄 A3863)」；當然，「收入」這個現實生活的考量對白菜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考量點：「如果說很現實的一點，可能一方面我覺得因為這是我的 part-time 工作裡面，收入算是不錯的，(訪談記錄 A3848)」。

(二)使命感

另一方面則是考慮到性侵害治療領域的人才較為缺乏，「一方面我會覺得，這個族群的確是沒什麼人會願意做的，(訪談記錄 A3864)」，在白菜心裡面燃起了一股「誰不入地獄，我入地獄」的使命感：「雖然說不敢說自己好像一定做得很好。可是會覺得那至少，還是要有人做啊！(訪談記錄 A3877)」。

曾經受過相關訓練，且在實務場中以具有多年資歷的白菜，至今仍舊是很謙虛地表示自己相較於其他人來說比較不排斥此工作，也願意多盡一分心力，所以就這麼留下來，一路做到現在：「我不覺得自己好像很厲害，或是說多有成就，但是我會覺得，真的就很現實的來說，就是因為很多人都不敢，也不想做這一個方面，所以應該要人來做啦！那我又不是那種好像很受不了，既然自己在這方面能夠去做，那就去做啊！（訪談記錄 A3879）」。

二、願意繼續下來的原因

(一)有人改變就有希望

對白菜來說，個案的改變就是最直接且最正向的回饋，雖然性侵害加害個案的改變緩慢，甚至常令治療師感到挫折的，但是只要看見有人改變，就算是微乎其微的小小改變，就多了一分大大的希望，「因為我覺得還是會看到有人改變啊！而且還是會看到會有好的回饋的時候啊！（訪談記錄 A3110）」。此外，隨著經驗的累積，白菜在這個工作中越來越有心得、越做越順手，無形中也漸漸累積越來越多的成就感了，「而且，自己的經驗越來越多的時候，就慢慢知道怎麼做可能對他們可以有幫助，或怎麼做可以讓自己比較開始得心應手(訪談記錄 A3112)」。

(二)因工作挑戰所得到的收穫

然而，當正式接下性侵害治療工作之後，白菜才真正體會到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困難度，但她並沒有因此而萌生退意，反而越挫越勇：「就是不容易啊！那所以才覺得有意思！（訪談記錄 A3101）」，白菜笑著對我說：「這一群人不一樣，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才覺得有那個挑戰性(笑)(訪談記錄 A3105)」。白菜進一步說明，讓她感覺到「挑戰」的部分並不僅只在「個案改變與否」的關注上，讓她更在意的是自己在工作中所引發的挫折感，還有在經驗到某些心理衝擊後，如何不被打倒或退卻，如何安撫且調適好自己的心情，是白菜感到更具挑戰性、更感興趣的部分。「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自己的那個部分啦！自己要去碰，比如說遇到這些挫折的時候怎麼調適？或是說遇到他們不肯改變的時候要怎麼樣去想方法？對啊！的確也會可能遇到衝擊的時候，那要怎麼樣去調適自己？我覺得這些都是挑戰之一。(訪談記錄 A3107)」。

白菜一邊回顧與整理讓她願意留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努力的原因，我一邊也感受到在她的話語之中夾雜著回首淚水、汗水的付出之後的興奮、感動，還有經歷風浪過後的篤定。

以下，我聽到且記錄下來的是白菜在工作過程中，她內在世界所經驗到的衝擊、挑戰，還有她如何面對、轉化的心路歷程。

第二節 工作中的心情故事

在電影【春心蕩漾】(Prime)中，描述一位資深的諮商師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極力反對 23 歲的兒子與 37 歲、離過婚且非猶太教的女友交往；同一時間，她正好也在她的治療工作中，鼓勵著一位離過婚的女性當事人去享受新的戀情。直到有一天，她無意中發現原來兒子的女友竟然恰好就是自己的這位個案，一時間，「母親」與「諮商師」這兩個在她的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在她的心裡產生了莫大的衝突，她發現自己卡在一個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這位沈穩自信的諮商師突然手足無措了起來。

讓我印象最深的幾個場景是，當諮商師已經知道個案就是兒子的女友之後，雖然有千百個不願意，但每到了晤談時間還是得要耐著性子，「傾聽」個案描繪和兒子的交往細節，甚至是他們之間的性關係。獨守祕密的她心裡難受地不得了，坐立難安，不斷地重複倒水與喝水的動作來掩飾心中的焦躁，她多想對不知情的個案大吼：「妳不要再說了！我就是大衛的媽媽！」，但是她絕不能讓自己失控，因為無論如何，她仍是她的諮商師，就算再怎麼痛苦，還是得要撐下去，努力維持諮商師應盡的專業本分。

還有一幕，是當諮商師的情緒已經累積到最高點，終於忍不住在督導面前崩潰大哭，她紅著眼眶問督導：「接下來我該怎麼辦？」，督導回應說：「妳的職責是幫助她(個案)，爲了個案的權益，妳還是得要繼續下去！」

上述的電影劇情透過大螢幕的演繹，擴大也凸顯了在諮商工作背後的人性互動中，所可能牽涉到關於雙重關係、價值對立等複雜的倫理議題。

因著角色位置不同，看事情的角度、所牽涉到的利害關係、需肩負的責任也有所不同，身份的轉換也可能影響到個人價值觀的考量與判準，就像片中的主角在不同的場境裡面分別以母親及諮商師的立場說話，她真實地呈現出在這兩個不同角色背後那背道而馳的價值觀。

有別於一般的人際交往，「諮商關係」是植基於個案福祉而存在的專業關係，在「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第 2.2.4 條中，特別強調「諮商師」與「當事人」之間應儘可能避免雙重關係的產生，爲的就是避免影響到諮商師的客觀判斷，而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身為一位專業的諮商心理師，在與性侵害加害人一同工作的過程中，白菜始終信守著法律、道德及專業倫理的準則行事。然而，她卻在工作中漸漸地發覺到自己其實不只是肩負著一名「諮商師」的角色，同時也難以拋去一位「女性」的真實感受與情緒，還有身為一個「人」的善惡價值判準。白菜對於性侵害加害者施加在女性同胞的暴力犯行感到憤怒，也曾在某些個案的身上再次經驗到自身尚未撫平的性騷擾威脅氛圍。雖然，對於這群為非作歹的惡人，實在難以心平氣和地接納；但是，身為諮商師的她，卻有職責得將個人的負面情緒以及生命中的未竟事務給拋諸腦後，為的是要把持住客觀的立場以維持專業表現。

白菜曾經因為自己「內在角色間的多重關係」，而經驗到類似電影中那位諮商師那種雖然痛苦，但卻因礙於專業身份而非壓抑不可的困窘心情。

也曾經在聽聞到個案的某些價值觀或想法之後，一時之間陷入了難以認同、無法尊重甚至忿忿不平的困難處境中。白菜當然清楚「諮商師應尊重當事人的價值觀，不應強為當事人做任何的決定，或強制其接受諮商師的價值觀。」(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 2.1.6.條)；不過，雖然她在工作中仍能克盡職守、依倫理準則行事，但當以性侵害加害個案為主要工作對象，並且密集地與性罪犯接觸的白菜，一而再、再而三聽著個案說出那些悖離常理的「價值觀」時，衝突、為難與掙扎也是時常浮現於心中的真實感受。

這些因「內在角色衝突」或者「與個案的價值觀對立」所帶來的衝擊，讓白菜不禁感嘆到：「我們會有自己的價值觀，但是我們在工作時候，我可能知道我要中立、我要包容，可是那些價值觀可能還是在啊！」(訪談記錄 A2239)。

以下，白菜娓娓道來她在工作中的心情故事。

壹、許多的為難與矛盾

一、聽不下去

在性侵害治療的會談中，成員往往會抗拒或者否認不說某些重要的話題，而治療師為了讓治療有所進展，總是不斷地思考要如何協助個案，讓他們將那些重要的事情給說出來。但其實，就算個案能夠「說出來」，要治療師「聽進去」，也不見得是一件悉鬆平常的差事。

(一)因案情的細節引發不舒服的感覺

譬如說有關案情細節的討論，雖然重要，但卻往往讓治療師感到不太舒服。

「在做治療的過程裡面，你需要去談到，或是你需要去聽到他們講的那個過程，的確，我覺得對女生來說真的是不容易。比如說我們有時候要去跟他們談，所謂他們的性幻想是什麼，或是說他整個犯案的歷程到底是怎麼樣，他的手法之類的，其實那個真的是一種折(磨)，你可以說是很不舒服的經驗。(訪談記錄 A1105)」

治療師在聽到一些案件細節的過程中，也會跟隨著個案的敘述更清楚地勾勒出案件發生當下的輪廓，受害者所遭受到的不幸清晰地浮現在治療師腦海中，而與受害者同為女性的女治療師感觸尤深。

「我覺得女生其實很容易去瞭解到如果我是那個受害者的話，我的感受會是什麼，所以當聽他們在講這個部分的時候，的確會很不舒服，(訪談記錄 A1107)」

(二)無法表露出來的私人情緒

但是，就算再怎麼不舒服，案件的描述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總是重要的，若治療師在這個時候表現出嫌惡或者生氣的情緒，可能會連帶地影響到個案繼續談論案情的意願，「如果我也表現出來說，喔！你們怎麼這麼糟糕？！那他們應該就不可能再講下去吧！可是偏偏瞭解這個部分是滿重要的。(訪談記錄 A1109)」。

所以，在團體治療進行中，白菜總是很謹慎地把持住自己的情緒，雖然心裡不舒服，但在表面上仍要維持住一定的穩定性，讓團體治療正常運作，「我是用那種『假裝自己很堅強，ㄟ～沒關係，我聽得下去，你就講吧！』這種態度去聽，那自己當然心裡面不舒服，我覺得至少在團體裡面，我不會讓它很明顯地表現出來，因為我覺得那可能，會去影響到他們願不願意去談出來，(訪談記錄 A1108)」。

白菜雖然努力不讓自己個人心理上的不舒服影響到治療工作進行，但她也同時觀察到在與性侵害加害個案相處時，自己的肢體動作和外在裝扮會有些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改變，相較於她的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其他的治療場境裡，顯得似乎有些刻意地以「去女性化」的姿態來呈現自己，「我覺得一方面就比如說我們穿，也不太可能穿得太那種曲線畢露啊，或是說那種...，因為你要保護自己嘛！所以會去穿一些，比如說掩蓋掉女性特質的衣服，或者是裝扮。那另一方面肢體動作，我發現我就會，搞不好是平常也會(兩人一起笑)，就是說，我的動作會比較大，比如說男生會這樣蹺腳啊，我在團體裡面我也會。(訪談記錄 A1115)」。

白菜認為自己是藉由「去女性化」的肢體語言與外在裝扮，來邀請團體成員儘量暢所欲言，就算她是個女生，也可以聽得下去他們所談論的話題，而不會被嚇到或者感到意外，「那我不知道，先不管對錯好壞啦！但是我會覺得，我好像會覺得用這個方式去，ㄟ～我沒有那麼柔弱，你們可以去談一些，ㄗ，可能男人才會去談的一些事情，(訪談記錄 A1116)」。

此外，爲了不被那些因團體而激發的情緒影響到自己的工作表現和私人生活，白菜盡量不在工作以外的時間想團體中發生的事件，並努力將「工作中的我」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給區分開來。

「我就反正去忙，做我別的事情，然後等我再回到團體的時候我再進來，也許那也是一種方式(笑)(訪談記錄 A1112)」

「有的時候好像真的我會變成在去帶團體的時候，我跟我平常的時候，也許那個 mind 是不一樣的，就是，當我在團體裡面的時候，我知道我是需要去聽他們的故事，或是去聽，嗯～到底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訪談記錄 A1084)」。

她甚至用「麻木」來笑稱自己的反應方式，「用麻木嗎？(呵呵笑)麻木，麻木的方式就是～ㄟ，我聽，然後，反正我出去以後，我不再去想我工作上面的事情(笑)(訪談記錄 A1111)」。

二、說不出來

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不單只有身爲個案的性侵害加害人會表現出「不說」的抗拒，治療師與個案之間有「說」與「不說」的來回拉扯，甚至治療師自己的內在也存在著「說」與「不說」的兩難處境。這「說不出」意味著就算不苟同也只能聽不能說的爲難，以及可以用肢體、用裝扮，但就是很難用語言直接說清楚的隱晦表達。

個性直率、平常習慣有話直說的白菜，有時候在聽到成員們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時，一邊覺得他們的想法不對，但又擔心若出口糾正會破壞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諮商關係，如此謹慎的考量，讓她有時候在聽到成員們說出某些荒謬的想法或是所謂的「強暴迷思」的時候，常常是感到如鯁在喉，很多話猶豫著不知道該不該說，甚至造成了「卡住」的狀態。

「我覺得自己之前會去卡住就是說，ㄟ～我聽了這個東西，可是，我明明覺得這些是不對的啊！(訪談記錄 A1084)」

因為通常性侵害加害人並不是自願主動前來求助的，他們須接受治療是因為犯行入獄的強制性任務，是故，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治療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懲罰。屬於非自願個案的他們，對晤談可能具有些許的防衛心理，治療師又是一個擁有讓他們出獄的決定權的人，在這樣複雜的前提下，治療工作進行會遇到的困難與需要克服的難題也就多了一些。白菜明白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諮商師與個案建立關係的前期階段比與一般個案工作時更不容易，因此，諮商師的態度及言行就必須更加謹慎。但同時，她也真實地經驗到自己的為難，有些話想要回應給個案，不但很難說得出來，也不敢真的說出口。

(一) 社會對治療師的角色期待

在白菜的猶豫中，其實也包含著社會對於諮商師的期待，所謂「好」、「稱職」、「有效能」等形容詞似乎暗示諮商師的價值觀要中立、情緒要淡然、位置要客觀，就算有不舒服的情緒也不能夠影響到諮商關係，若諮商師被挑起了某些情緒，則必須自己打包回去做整理，「我們一般對於諮商師的刻板印象會覺得說，我們要溫暖啊、要包容啊、要真誠啊！所以我們被期待是，就算我們有負面情緒要自己去處理，不能夠影響到跟個案之間的諮商關係啊！（訪談記錄 A1091）」。

一向律己甚嚴的白菜只好努力穩住自己的情緒，小心翼翼不讓自己對個案的負面情緒影響到諮商關係或諮商工作的進行，但在她的心裡面卻漸漸感受到莫大的矛盾，「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矛盾，你一樣是人，你在一個跟人之間的關係裡，你怎麼可能免除掉你自己的觀感或你的興趣？（訪談記錄 A1092）」。

(二) 避免讓自己的情緒影響到治療關係

當然，白菜的矛盾、為難也與她對治療關係的重視有著莫大的關連，同時有接加害人與受害人經驗的白菜認為「沒有加害人，就不會有受害人！我覺得心裡面一直最大的目標，就是不要再有受害人（訪談記錄 A1070）」。雖然白菜疼惜受害人所受的傷害，但也很清楚不應該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與加害人工作，因為許多的加害人在成長的歷程中並沒有體驗過「愛」與「被愛」的感受，也可能沒有學習到用正確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的壓力。若治療師緊抓著對受害者的不捨情緒，將可能會因立場的偏頗而再度複製加害人的無力感，甚至因此帶來衝突。

不過白菜不諱言，她對個案也不是完全沒有情緒，「你會有情緒當然是有，

可是，如果說讓那個情緒變成你對待這群人的方式也是用那種，我就是想矯正你的那種方式，事實上只是會帶來衝突，(訪談記錄 A1081)」。

其實個案也能夠敏覺到治療師的情緒，並可能會以不同的應對方式來回擊治療師，或者見縫插針，而這些反應往往都會為治療帶來阻礙，白菜舉例說明：「如果說是那種脾氣很大的受刑人，那我(個案)可能就是直接跟你(治療師)噓！或是說我比較軟一點的，我懂得放低我的姿態，那我就說一些你想聽的話，反正，那你就會覺得我改變啦！那我就會過啦！(訪談記錄 A1083)」。

(三)難以言說的性

此外，白菜提到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個案的性幻想」是重要的討論題材，也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議題：「通常在真的實際犯案之前，他們通常會有性的幻想或是計畫，那所以，的確這個東西是滿重要的一個部分，去瞭解說他整個犯案的歷程怎麼發展的？其實那個是很重要，需要去談的一個部分，也是不可迴避的，(訪談記錄 A2301)」。

雖然是重要且不可迴避的議題，但是對白菜來說，要面對一群人(且清一色都是男性)討論跟性有關的話題，還是難免感到尷尬、不自在，不過為了工作，還是不得不要硬著頭皮將此話題提出來討論，「我覺得特別困難的部分，有一個我馬上就會想到一個，可能會讓我不自在的東西，比如說，嗯～去談到性幻想，或是性方面的經驗這些東西，我覺得可能，那個～我還沒有辦法是，ㄟ～完全都很自在，那我還是會去談，然後也不會說在談的時候特別彆扭或怎麼樣。只是說，ㄟ～可能會特別去想，才，有時候會去想到說，ㄟ～會不會不太好意思？！(訪談記錄 A2293)」。

同樣的，白菜其實也發現到對個案來說，要在女性治療師面前講「那個」，也是挺彆扭的一件事情，「其實團員也會啊！也會有那種～在女生面前不太好意思講的那個部分。(訪談記錄 A2331)」。記得有一次白菜比較晚到，團體成員們就抓緊機會詢問白菜的工作夥伴(男的治療師)一些有關在獄中手淫的問題，成員們爭相提出了相關的困擾並交換心得；但當白菜一出現，原本熱烈討論的話題就嘎然而止。直到團體結束後聽那位男性工作夥伴的轉述，她才知道原來她錯過了如此精彩的一段。

貳、在為難與矛盾背後的心路歷程

那些「聽不下去」與「說不出來」的經驗，造成了白菜內心某些衝擊，也引領著白菜更進一步思考，在這個過程中，她看見其實自己並不如期望中地接受那性加害人背後所代表的「惡」和「罪」；也發現有些困難來自於她的性別因素。

而底下的故事，是白菜與我們分享她如何覺察自己，還有在一連串的看見與發現之後所決心改變的行動反應，沒有奇蹟似的轉折，也沒有絢爛的文字，有的只是白菜真實的心情與想法，以及一步一腳印嘗試改變的歷程回顧，還有過程中那個身為研究者的我加入對話，白菜和我兩人激盪出新的故事。

一、原來我不如想像中的接納

(一)在工作夥伴身上看見的新經驗

白菜深刻地經驗到重重的為難，但是她的男性工作夥伴--A，卻似乎並沒有類似的困擾，在兩人合帶的團體中，或是私下的討論分享裡，白菜對於 A 可以不帶怒氣地道出與個案不同的意見，感到十分意外。

「有時候他會直接去講，講說『你們這個做法，你這個行為真的是很傷害到別人，或是說，你有沒有看到說你的行為其實很自私啊？』之類的。我就會說～啊？！你會直接跟個案這樣講喔？(訪談記錄 A1091)」

看著 A 在團體中可以直言不諱地表達其想法，但個案們並未因此跑掉或表現出因被指責而不悅，此外，白菜也默默地觀察到 A 回應個案時的態度是溫和的，真的沒有生氣或者厭惡的情緒，A 與個案們之間的互動關係也仍然是良好的。

這一切看在白菜的眼裡，有點感動、也有些羨慕。

(二)鬆動、向外找出口

1. 在敘事精神中的學習

因為意識到自己對個案的犯行有許多的負面情緒，白菜為了避免讓自己的情緒影響到治療工作，有些話在經過考慮後，她往往還是選擇忍住不要說出來；但在 A 身上看到的新經驗，卻撼動了白菜原來對諮商師的「應然形象」的想法。

「身為治療師是不是不能有自己的私人情緒跑出來？(訪談記錄 A1124)」，這個問題盤旋在白菜腦海中好一陣子，她思索著、困惑著，終於，在接觸到「敘

事治療」的理論之後，找到了出口。

「敘事治療理論」中的「問題外化」這個概念，強調所謂「有問題的行為」與「人」應該是分開的，「你做了這些錯的事情，這些錯的事情真的是很糟糕，但是不代表你真的是一個糟糕的人，(訪談記錄 A1128)」，白菜在敘事治療的精神中，學習著區分「問題」和「人」，也覺得這樣的治療哲學觀對自己的治療工作頗有幫助。

2. 再度卡住

在敘事治療的觀念中，白菜覺得有所學習、很有感觸，也覺得依循著這套理論很能夠協助她去從事治療工作，她不斷提醒自己「問題」和「人」是可以分開的，但實際在面對個案的時候，卻發現並不如想像中地容易。而又看見一同合作的夥伴 A 竟可以自在且游刃有餘地與個案互動時，白菜開始留心觀察自己與 A 在團體中所表現的不同，「我為什麼會思考到這個東西，也是，我去想到我跟我 partner 的差異啊！(訪談記錄 A1469)」。

(三)觀察自己與工作夥伴 A 之間的不同

白菜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若以傳統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定位來區分，她和 A 兩人的位置與自身實際的性別是相反的，「我就覺得還滿好玩，好像變成有的時候我比較像是那個爸爸，他比較像那個媽媽，(訪談記錄 A1529)」，白菜進一步說明媽媽的角色代表的意思：「我所謂的那個媽媽的那個角色，比如說以我來講的話，我可能會聯想到的特質是說，比較溫暖、比較包容，比較呵護他的小孩。我的 partner 可能同樣一個方向，可是 he 會用一個比較微婉的方式去鋪陳，然後讓這個個案去談那個方向，他會比較轉一個彎啊！然後，想辦法讓個案有機會去 sense 到這個部分。(訪談記錄 A1471)」。

而白菜在團體裡面則像個爸爸，爸爸代表的意思是：「那爸爸就是比較硬一點、兇一點，當然這個說法真的是太傳統了，那種父權的角色，但是這個方式可以比較簡單來講我要講的東西。我可能會比較直接，那種方是好像是比較權威的那種，是說ㄟ～那如果說你不改的話你就會怎麼樣喔！(訪談記錄 A1470)」。

相較之下，白菜的工作夥伴 A 對個案態度，似乎比較有耐心、也比較溫柔一些。

(四)看見自己的無法接納

白菜自認接其他類型的個案時，大多數的時候都滿能夠發揮同理心並溫柔地回應，但現在卻觀察到自己在性侵害治療的團體中，竟出現強勢、像個傳統父權體制中的大男人一般的樣貌，她對這樣的自己感到有些訝異，也不太能接受自己實際上的行為表現和理想中的治療理念竟有如此的出入，「就是會違背我剛自己講的，就是說好像你又是，同樣用權威的方式在帶這個團體，(訪談記錄 A1505)」。

白菜誠實地說著，當時她在「理智上」雖然很能夠認同且接受敘事治療的精神，但在「情緒上」其實仍沒有辦法完全地釋然，也許是受到了某些「情緒因素」的影響，「比如說自己覺得好像卡住的部分，ㄟ～那種像爸爸背後可能是因為，其實我對於他們在講的時候，還是會有情緒上的反應，所以我沒有辦法，好像跟他們那麼地貼近(訪談記錄 A1547)」。

此外，在與個案互動的時候，白菜也發現到她有時候會隱隱地擔心自己的言行會去「冒犯」到個案，她內心想著，自己就算表面上可以盡力地表現出接納他們的態度，但是，會不會話一出口，仍然讓個案感到壓力，甚至覺得被指責？「因為有時候是我還沒有辦法，那個觀點還沒有那麼進到我自己裡面。所以，我那時候會卡住，會覺得我這樣子說會不會冒犯到那個人？(訪談記錄 A1129)」，原來，在還沒有把握達到「真誠一致」之前，那「說不出話」、看起來像是「卡住」的狀態，也許是在白菜猶豫之後所能做出的最佳選擇。

在治療工作的進行中，白菜曾聽到工作夥伴 A 對個案說：「我跟你們也沒那麼不同(訪談記錄 A1291)」，這一句簡單的話，聽在白菜耳裡，卻覺得既刺耳又不可思議！「那我那時候一聽我會覺得～啊！他怎麼會這樣講？(笑)難道我跟這群人一樣嗎？會嗎？我怎麼可能跟這群人一樣？(訪談記錄 A1294)」，白菜發現到，自己已悄然在心中將自己與性侵害個案間畫出一條區分出「善」、「惡」世界的分界線，「我覺得一剛開始我看我自己跟看加害人、那群人，我也會覺得說，ㄟ～是好像是分隔很遠的。就是如果說用二分法來看，我是好的，那你們是一群有問題的人，那我要想辦法來幫你解決。(訪談記錄 A1063)」。

在這個不自覺做出二分歸類的舉動背後，隱含著區分優劣的價值批判，白菜倏然驚覺，在她的內心深處一直存在著某種難以啓齒的微妙感受，而那不易被辨認也難以言說的感受其實就叫做「優越感」，「那種，就馬上……嗯～優越感嗎？還是什麼？……我會跑出來，不可以吧！(訪談記錄 A1295)」。

在這一連串的反思過程中，白菜發現到自己其實並不見得可以完全接納個案的所作所為，雖然覺得敘事的觀點很好，但是真的要讓自己完全接納這些「行爲」是可以獨立於「人」之外的時候，仍有些困難，在與我分享這真實的內在感受時，那一直是有自信、談起話來條理分明的白菜，放慢了說話的速度，難得地露出了有些羞澀的笑容。

說到這裡，她停了下來，輕啜了一口咖啡，一邊笑著，一邊若有所思地低頭看著茶杯，我問她想到什麼呢？她回答到：「我覺得真的是跟自己個人的經驗有關係，譬如說我的……，嗯，家庭吧！（有點哽咽）（訪談記錄 A1139）」，也許她對性加害者的無法接受，與其原生家庭的經驗有關係。

在搭檔 A 的身上，白菜發現不只是治療取向，家庭背景以及性別的差異也為彼此帶來了不同的影響。

二、回溯家庭經驗

當白菜覺察到自己竟然並沒有如「理智上」以為的那麼接納這群個案，雖然對自己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但卻也因此產生了許多複雜的感受。她回溯與探索自己的家庭背景與生命經驗，所為自己帶來的意義與影響。

(一)家庭背景

媽媽是老師，爸爸是軍人，白菜從小是在所謂的「軍公教家庭」中長大，家境小康，生活背景尚屬單純，求學之路也是一路順遂。

白菜的媽媽很注重孩子的道德教育，「媽媽，因為當老師的人真的會對小孩要求，或是比如說仁義道德啊那種，會去強調這些部分，（訪談記錄 A1467）」，而且媽媽教育方式也是屬於比較嚴格的，在白菜的成長經歷中，媽媽幾乎不曾稱讚過她，而當有犯錯或者媽媽不滿意的時候，媽媽通常不會向她解釋或者說清楚道理，多是打、罵的方式讓白菜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我媽媽是那種，很嚴厲的人啊，她對我們的管教方式，比較多是罵啊；就是她也是那種，比較不會去稱讚人的那種媽媽，她只會在比如說我做不好的時候去罵我，（訪談記錄 A1140）」。

而這樣的方式，讓白菜漸漸將「做錯事」與「我是一個糟糕的小孩」這兩種念頭混淆在一起，並在白菜的成長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被塑造且印證著，就算已經成年，並且學習、從事心理治療工作多年，那條「做錯事」與「糟糕的小孩」

之間的連結線仍然難以切斷，也影響到了白菜在思考個案的「問題」和他這個「人」的時候，「當我被罵的時候，我馬上的那個感覺是『我好糟喔！我怎麼會這樣？！』所以，我也認為說我可能在這樣說的時候，別人可能也是這樣感覺。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所以那也影響到我也卡在那個點上，(訪談記錄 A1149)」。

在家中身為兩個女兒中的老大，父母親對白菜的期許比妹妹更多，「畢竟我們家就兩個小孩，然後我又是老大，可能他們認為，ㄟ～就是說我出國唸書，然後，就會對我期待比較高，或覺得說，喔～你應該要很有成就啊！賺大錢。(訪談記錄 A3141)」，一直以來，父母親的意見對白菜來說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的情緒也往往牽動著白菜的心情，爲了不讓父母失望，白菜總是扮演好一位乖女兒的角色，盡力滿足父母親的期待，經年累月下來，加諸在白菜心裡的壓力也越來越沈重。而媽媽高壓、權威性的教育方式對白菜的影響尤其深刻，不僅在生活裡形成一股令她喘不過氣來的低氣壓，同時也限制住了她在工作時理解個案的彈性，直到這幾年，白菜才開始萌生了反抗的念頭，同時也開始反思這一層層的影響，「媽媽告訴我要怎麼做我就去做，到現在開始我才開始懂反抗(大笑)之類的。嗯！所以如果我的個性是這樣，那當我去看到他們這些人的時候，其實真的就很容易會覺得說～喔！你怎麼可以這樣？(訪談記錄 A1472)」。

在工作的場域中，白菜也發現到讓她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個性比較強勢、或者較自我中心的個案，「有些團體裡面的人的個性是那種，他比較就是愛耍老大的那種啊！或很愛臭屁那種，我覺得我會特別受不了！(笑)(訪談記錄 A1499)」，白菜看到這樣的個案就會感到生氣、討厭，而她回應方式通常是比對方更強勢、刻意忽視他們，或是乾脆來個相應不理，「一看到那種個案，我就會特別有情緒，然後，而且我的方式會是我會想要把他壓下去(笑)，那種也不是耍老大，就是我會覺得說，我要讓你知道～我才是頭這樣子，(笑)(訪談記錄 A1500)」，「我就觀察到比如說當他這樣講的時候我就越來越不面對他，就越來越比較看其他成員啊！或是也比較不想去回應他這個部分，(訪談記錄 A2222)」。

偏偏這樣的個案在性侵害加害人中是滿多的，讓白菜受不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在言談中常常會表現出自以為是、不尊重別人、強烈大男人主義的樣子，「他在表達的時候，比較是那種，我認為怎樣就應該是怎樣的那種，我就會覺得滿生氣的(笑)，我就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只用你自己的想法？你怎麼可以？你老婆也這樣想嗎？你想要這樣做，你老婆也同意嗎？』(訪談記錄 A2214)」。

然而，當白菜遇到個性較強勢的個案時，有時候甚至會出現連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莫名憤怒，「所以當(笑)某團體成員也是這個模式的時候，我就會覺得也很生氣，然後，就是說，你幹嘛這麼自以為是？但是其實他並沒有說特別想要挑釁什麼？(訪談記錄 A2221)」。

等到情緒稍歇，白菜冷靜下來仔細一想，那些憤怒和不舒服似乎不完全是因為個案的緣故，她聯想到也許是自己跟「權威」的關係產生了某些變化所致，而媽媽則是影響她的關鍵人物，「因為我媽也是比較權威的人，所以我就會對那種自己覺得可以幫別人決定別人應該怎麼樣的人，會比較討厭，我會覺得，你憑什麼決定？(訪談記錄 A2220)」。

對白菜來說，媽媽是那個代表權威的象徵，白菜急於掙脫的媽媽強勢個性和嚴格控制的窒息感，然而，白菜也驚覺自己在與個案互動中，竟複製了媽媽某種強勢的方式，她用對抗、攻擊的方式來表達對權威的反動，「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我的特質啊，在帶團體的就是會呈現出來，就是我也會想要看我會想要跟那個人去抗，或是去壓那個人的氣勢。(訪談記錄 A1514)」。

白菜回溯到與媽媽之間的關係。

(二)與母親之間

白菜的媽媽對她的影響很深，但母女間的關係並不融洽，「我跟我媽其實真的是很疏離的那種，因為她只要一講話就是命令式的嘛！(訪談記錄 A1166)」，對於這樣的關係白菜覺得很不滿意，卻又百思不得其解。媽媽許多的教育方式、個性、觀念，白菜都覺得不能接受，還曾經擔心自己的個性會變成像媽媽一樣個性的人，「我大學的時候，真的很害怕自己以後長大會變成跟媽媽一樣，(笑)(訪談記錄 A1510)」。

白菜早有覺察到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是她生命中的重要議題，因此多年以來，她不斷地努力著要搞清楚她與母親的關係，也明瞭若要走諮商這條路，這個重要的生命議題若遲遲不處理，那它將如影隨形，在她的生活中、工作中不斷地出現甚或干擾，「諮商師，你工作的工具就是你這個人啊！如果你自己不喬好你要怎麼幫助別人？(訪談記錄 A1163)」。

所以，白菜在求學過程中的反思報告、日常心得筆記中不斷書寫、反思著，她將這件事情慎重地擺放在心裡的重要位置上。

1. 參加教會的經驗～體會到改變的不容易

白菜回憶起，剛回國時曾經參與過教會活動的經驗。「我有一陣子是加入一個教會，那個教會的方式是比較嚴格啊，就是說如果覺得說你在哪一個部分需要去改變，那他們會滿直接的希望你去改變，然後就會去想一些方式，期待你可以去做。(訪談記錄 A1164)」，當時白菜滿心期待能夠改善與媽媽之間的關係，教會的朋友們替白菜想到的方法，是要她用去擁抱或寫信告白的方式與媽媽靠近。我聽了以後不禁驚呼若馬上用如此直接的方式，對平日疏離的兩母女來說，會不會過於「激進」了呢？！白菜也認為這有點半強迫式的方法，對當時她和媽媽間的關係處境來說，的確是很困難辦到的，因此雖然教友們是好意，但是這些方法並沒有持續太久。

不過，這個經驗讓白菜體認到，與母親的關係要改變真的不是一時半刻就可以辦到的，「不過，我要強調就是說在那個過程裡面，我自己會感受到，哇～那個改變，真的不容易！(訪談記錄 A1168)」。

2. 從工作中學習到用社會脈絡的角度來理解媽媽

同樣身為一個女兒的角色，白菜與媽媽之間那深厚卻又糾葛的母女情，也勾動了我記憶中許多類似經驗，我同意，也深刻地體認到，存在於女兒與母親之間的不是一條簡單易解的感情線，而是一張繁複且綿密的感情網，的確是需要投注好長的時間、好細膩的心思才能夠慢慢地釐清那豐富卻又難解母女習題。

一直以來，白菜努力在與媽媽之間的關係上一步一腳印地耕耘著，雖然現在關係仍未到達她的理想境界，但她漸漸發現最近的自己可以試著用不同的眼光，來重新看待過去母親讓她很不能接受的態度或者觀念。

例如最近兩人常爭執的點在於媽媽對白菜的男朋友持反對的意見，「她對於我要交什麼樣的男朋友有很多的意見，比如說她要看學歷、工作條件、身高、外表、長相什麼的。因為我現在交一個男朋友，她覺得不是很滿意，然後就她就講了一句說～要不然我讓你念那麼多書幹嘛？！(訪談記錄 A1176)」，白菜帶著微慍的口氣地對我說：「你懂嗎？她會覺得讓你受好的教育，是為了讓你有好的條件去挑一個好的老公。(訪談記錄 A1177)」。

白菜一直對媽媽這樣的觀念感到生氣、無法接受，「我以前就會把它放成是我跟我媽兩個人的關係在看，就會覺得，ㄟ～你怎麼這麼糟？為什麼你要用這種

方式來對待我？(訪談記錄 A1172)」，但是現在她開始去理解媽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其實你拉大來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真的是慢慢地讓人去看一些外在的條件，反而很難去看到人內在的東西，這也不光是她一個人的問題(訪談記錄 A1180)」。

用不同角度對媽媽的觀念有了新的解讀方式，讓白菜對媽媽多了一些理解，她在情緒上也漸漸能夠釋懷，雖然母女間溝通的模式並沒有奇蹟式地在一夕之間改變，但依然可以看見她們的關係品質是一步步有所進展的，「我也是那種拉不下臉、不會去跟我媽媽撒嬌的那種人，所以我也能夠體會到她的困難。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困難，就是瞭解到以後，反正好啦！氣一氣，之後可能就不吵這件事情的時候，就其他方面可以對她好一點，呵呵！(笑)(訪談記錄 A1185)」。

我回饋白菜說她不再只是把媽媽的觀念當作是「個人偏見」，反而，開始可以用「社會脈絡」的影響來重新詮釋，看見媽媽的也看見自己的限制，實在是相當不容易的進展呢！而白菜的包容與理解，也拉攏了母女兩人的關係！我好奇她是怎麼辦到的呢？「這可能真的是也從工作裡面去看到的，或是去感受到的。(訪談記錄 A1186)」，白菜笑著回答我。

白菜用工作經驗中學到的新觀點來重新回顧自己的生活，並持續地嘗試改善與媽媽之間的關係，使得原本緊張的母女關係逐漸擴展出了緩衝的空間，她也慢慢地接納到自己個性中其實也有強勢的一面，「所以我的個性本來就比較有妳說任性啊！固執啊！或是有點強勢也好，那這個東西也許，對啊！就是跟我媽一樣(呵呵笑)！跟我媽一樣啊！(訪談記錄 A1508)」，白菜一邊學習與自己的特質和平共處，也一邊學習掌握住自己的選擇權，「那只是我要不要去選擇跟她不一樣的選擇或是應對，那有的時候我會還滿肯定的～真的，我跟她不一樣；但有些時候，我覺得還是得承認有那個影響力在。(訪談記錄 A1513)」。

(三)回到工作中，學習接納

當白菜回溯自身的成長背景，她發現到自己所處的家庭環境、社經地位、教育程度，與大多數的性侵害個案相較之下，那差異竟是如此之大，而這生命經驗的差異也無形中造成她對個案生活世界理解上的困難，甚至成為接納時的阻礙，「每個人來自不同的背景，那也不可否認，其實這樣子的個案，他們的社會地位，或是說那個背景，可能真的不是像我所經驗到的；我覺得，不能否認這些人的可

能求學或是工作的經驗，並不是那麼順。那我覺得那個東西，有時候我搞不好根本沒有仔細地去體會的時候，我沒有辦法理解他們的感覺。(訪談記錄 A3292)」。

從自己生命經驗的回溯與反思過程中，某些存在於白菜心中那對個案的情緒漸漸被鬆動了，同時也增加了對他們的理解與耐心，「他們從小到大就是這樣被養到大，都是這樣的方式，那你告訴他們，ㄟ～你這樣不行喔！他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我覺得一方面能夠去體會到他們的困難，我就不會覺得說，喔～你們一定故意的，你們天生就這麼壞之類的。而是我可以感覺到，喔～的確，你們有這個困難在，但是，當然你還是要試試看啊！(訪談記錄 A1169)」。

1. 跳出熟悉的框框，看看不同的世界

當那些說不清楚的情緒漸漸被辨認、釐清、釋放之後，白菜提醒自己得跳離開熟悉的生活框框，試著放下身段，傾聽個案的生命故事，「你不再只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或只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你可以去聽到原來他的想法是怎麼樣？他的故事是怎麼樣？我覺得那個經驗會讓你也去反省到，去想說，ㄟ～那我跟他不一樣在哪裡？或是說，一樣在哪裡？(訪談記錄 A1288)」。

原來認為自己和個案是屬於不同世界的白菜，開始有了新的發現，「我本來覺得很不同的人，發現到其實有些地方也許我們是一樣的。(訪談記錄 A1289)」。白菜試著去傾聽與理解，有些與個案同樣身而為「人」的共通性出來，漸漸地浮現出來了，「我覺得後來慢慢去想，ㄟ～其實有一些掙扎，然後一些困難，或是一些自己覺得誘惑的那個地方，也許，其實是真的是一樣的，(訪談記錄 A1296)」。

2. 價值觀動搖的混亂經歷

不過，在白菜要求自己投入並學習同理個案的過程中，卻曾有一段時間是浸泡在「價值觀混淆」的困惑之中的受苦著。

白菜專心傾聽與瞭解個案生命故事，她發現到其實許多個案的本質並不壞，有些人會走向歧途是因為從小在價值觀扭曲的家庭中長大，甚或是由於社會脈絡的影響所致。聽著聽著，身為治療師的白菜彷彿也身陷在個案那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脈絡中了，她在治療工作中產生了「難以找到問題的癥結」、「不知從何切入」的困擾，同時，隨著對個案的理解越深，對於「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準竟然日漸模糊了起來。那段時間，白菜為自己內在的混亂感到有些擔心，「有一

段時間會覺得，喔！天啊！好像他要這樣子做是有他的原因的，他有他的困難，那～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訪談記錄 A1315）」。

有一度白菜因為同情個案的處境，而產生了過度認同的情況，甚至使得自己的治療角色產生了些許的偏頗，「我覺得那時候的一個狀態就會變成是說，ㄟ～會不會是太站在他們那一方了？當我真的比較認同他們的時候，好像可以告訴他說～ㄟ！你真的哪裡錯了的那個力量就會變得比較小了。（訪談記錄 A1314）」。

但她心裡面也有另一個聲音在告訴自己不應該對個案過度同情，甚至因此而幫助他去合理化其犯行，看著眼前的個案，有句話卡在白菜的喉嚨裡，她想對個案說：「你不能因為你自己小時候很可憐，就選擇去傷害別人啊！（訪談記錄 A1318）」。

工作認真、求好心切的白菜，衷心期盼自己也能夠像她的工作夥伴 A 一樣，用平和的態度與性侵害個案相處，所以不斷地提醒與要求自己更努力去傾聽和同理個案；但其實白菜自己清楚，在她的心中對個案還是頗有微詞的，她也瞭解到自己心中對個案的批判，也可能會影響到她對待性侵個案的語氣和態度。

白菜一邊期待自己可以成爲一位「專業又兼具人性」的治療師，但是心裡面仍有許多放不下的情緒，所以當時的她，在直接面對個案的時候，常常不是像個「嚴父」的強硬態度，或是因「擔心冒犯」個案而有所保留，要不然就是「過度認同」而將自己置於「價值觀混淆」的狀態，這些反應的方式都不是令她自己感到滿意的。而當時身處其中的白菜，心情是既矛盾卻又無力掙脫。

現在回想起來，白菜聯想到，也許那樣的窘境與自己母親嚴厲的教育有關，她心中那條「做錯事」與「糟糕的小孩」之間的連結線實在是太過堅韌了，一時間還是無法將「問題」與「人」分開給明確地切分開來，「就是你選擇認同哪一邊，然後那個混淆就會出來，然後可能那個混淆也跟就是說把行為跟人連在一起有關啦！（訪談記錄 A1321）」。

3. 靈性經驗～協助白菜度過價值觀的混淆

這樣的困惑和爲難放在白菜的心裡好一陣子，就在白菜參加了教會的活動，在聖經中對於「罪」的闡述而得到了新的啓示，一方面開始能夠比較堅定地區分是非對錯；而另一方面，是在自身的反省，找到人類軟弱的共通性的時候，開始學習比較謙虛地看待生命，更柔軟地看待自己也會犯罪，而這樣的過程也激發出對性侵者的包容。

性罪犯們犯了法律上所定義的「罪」，是以社會人際的角度定義的，但基督教教義對於所謂的「罪」則是以超個人的層次來定義，「罪沒有分輕重大小，事實上當你犯錯就是犯錯了，這是以聖經的標準來說。(訪談記錄 A1310)」。在此定義底下，白菜開始學習把眼光收回來檢視自己是不是也曾經犯過錯，她靜下心來，反省到不只是個案，其實自己的言行作為也仍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其實跟他們也很像啊！我有些事情、有些部分是錯的，不被接受，那我能不能去反悔、反省？我是不是能夠被接納？然後，我願不願意去改變？(訪談記錄 A1305)」。

在教會經驗與聖經的啓示之下，白菜試著不再沿襲從家裡學到的方式，不再只顧著苛責自己，她學著去接納自己也是個會犯錯的平凡人，「我自己也體會到說，ㄟ～其實我自己也是軟弱的，(訪談記錄 A1324)」；白菜不但看見且接納自己有軟弱的一面，同時也將這樣的接納延伸到個案身上，「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讓我變得比較謙虛去看，ㄟ～其實人性裡面真的會有那些軟弱的地方跟掙扎的時候，(訪談記錄 A1311)」。這個新的體悟，幫助了白菜更接納自己，也慢慢放下對個案的情緒，白菜輕輕地笑著說她看見自己與個案之間其實存在著某種「普同」的現象：「其實那個過程是很像的啊！只是說，也許我在面對的誘惑、我在面對的困難，跟他在面對的誘惑、他在面對的困難不一樣而已。(訪談記錄 A1307)」。

慢慢地，白菜跟個案的關係越來越能靠近了，包容和接納的能力也在無形中提升了。參加在聖經中所得到的啓示，幫助白菜將價值觀混淆的困惑給釐清，也穩定自己做為一個治療師的立場，白菜感到意外且驚喜：「到教會的時候，我覺得有很清楚的那個對錯，又呈現出來了。我覺得這是在教會裡面的滿特別的經驗，是可以去橫跨到我的工作裡面部分，對！(訪談記錄 A1327)」。

4. 在工作中保持覺察，期待改變

此外，白菜也積極地覺察自己的想法與感受，在工作場域中也刻意地觀察自己，然後再尋求調整的方式。

例如白菜發現到自己一直以來對「強勢型」的個案會產生莫名的強烈情緒，而某些部分原因是源自於其自身家庭的經驗，她認為若沒有好好地將這憤怒給處理與控制下來，對個案的治療是會有影響的，「當我有自己情緒在的時候，我可能會用生氣的態度，或是我可能因為生氣，我不去跟他(個案)講這個部分，這對他是不好的、不公平的，對他是沒有幫助的，(訪談記錄 A2228)」。

於是白菜就決定與她的工作夥伴來一同檢核並討論自己這樣的情況，「我後來有 sense 到，然後我也跟我帶團體的 partner 去討論這個現象啊！然後他那時候也是鼓勵我說，對啊～你有 sense 到，就可以調整，因為他也有觀察到我這個狀況，(訪談記錄 A2224)」。

接下來，她開始更仔細地觀察每一次自己在面對到「強勢型個案」的內在反應狀態，也保持對自己情緒狀態的覺察。雖然說「覺察是改變的開始」，但是卻不是一蹴可及，改變的過程是緩慢而辛苦的，每當白菜在團體中感覺到自己情緒湧現，就得要不斷提醒自己穩住，不要投射到個案身上，「可能一剛開始，我也沒有那麼厲害，就是說什麼穩住，或馬上去做調整，可能也是等到那一次的團體結束之後，我再來慢慢去想，也跟我 partner 去討論這個東西，然後我在下一次去做調整。搞不好也沒那麼快啦！(訪談記錄 A2230)」。

三、曾被性騷擾的不愉快經驗

在白菜所有的接案經歷中，有一個讓她感到最不舒服、印象也最深的個案，在她敘說、分享的過程中，竟意外地帶出我和她生命中某個難以啓齒的重要經驗。

(一)讓白菜感到最不舒服的個案

1. 個案描述

那是白菜在社會局接到一位個案，是個被控對親生女兒做出亂倫行爲的爸爸，打從第一次見面他就用一種「打量」的眼光看著白菜，這讓她感到很不舒服，也警覺到被威脅的感覺，「那個給我很不好的感覺，就是比如說他會去打量我穿著啊！比如說身材啊之類的，就是說他沒有這樣講，可是就會感覺得出來他的眼光是在打量，比如說他看完之後會說～『ㄟ！你還滿高的嘛！』那個眼光是，會讓我覺得不舒服啦！(訪談記錄 A3327)」。

雖然那個個案坦承自己對女兒所做的不當行爲，但又有一套自圓其說的論調，「他是說什麼我在教我女兒性教育。(訪談記錄 A3331)」，對於這樣的說詞，白菜覺得實在難以接受也實在是真的太誇張了！「非常地扯啦！非常地扯！(訪談記錄 A3332)」，白菜忿忿不平地形容著這個個案。

更令白菜受不了的還有他的那大男人主義及不尊重女性的態度，對於這一

點，白菜忍不住直接回應他說那是不對的，「我會直接跟他吵，因為(笑)我沒有辦法接受他的觀念啊！然後我就會跟他吵～『你那個根本就是落伍啊！』或是現在的女生會怎麼想。(訪談記錄 A3344)」。

不過個案的回應讓白菜簡直是氣到了極點，「然後他也會直接吵，他也會直接說什麼，『就是你們這些喝過洋墨水的人把父母教壞了！』喔！(生氣貌)氣！就是真的會很生氣！(訪談記錄 A3346)」。

還有他那自以為是的態度也讓白菜感到很生氣，「就是會對他很不爽，因為他號稱他好像是在政治方面有一些關係啊，然後就一直把自己說得很偉大啊！就說什麼，我都會做善事啊，然後還會反過來說～你也要多做善事啊，就覺得真的是...(生氣貌)(訪談記錄 A3347)」。

雖然結案一段時日了，白菜談起那位個案還是義憤填膺：「真的很噁心！我對他的觀感是真的非常非常地差就對了。(笑)(訪談記錄 A3348)」。我一邊聽著白菜的描述，一邊想像那個案有多麼討人厭、治療進行會有多麼棘手，白菜形容跟那個個案的互動簡直「就是互相折磨(訪談記錄 A3349)」，我問白菜遇到這麼討厭的個案怎麼辦呢？她開玩笑地回答我：「就跟他吵啊！(笑)(訪談記錄 A3361)」。

2. 治療歷程說明

的確，要與這位個案工作實在是很辛苦的一件事，身為諮商師的白菜不但在情緒上受折磨，還要絞盡腦汁思索該如何安排合適的治療計畫，一開始，個案是和太太一起接受晤談的，但幾次下來，白菜發現夫妻一起晤談的效果並不好，「因為他的太太在他面前就都不太講話，就算連針對這件事情，對女兒的事情，他太太也不太敢直接去反抗他的說法(訪談記錄 A3365)」。

當太太在場的時候，個案那令人受不了的大男人主義或者自以為是的樣子就更明顯，那位個案似乎在他的太太面前非得要維持某一個形象不可，「那我覺得真的就有可能是他會想要在太太面前維持自己自尊，或什麼，因為他有時候講話就會瞄一下他太太，或是說他太太在講一些～唉呀！我以後都還是會注意他，等於是不会完全對他放心之類的，他就會故意打哈欠啊，就是裝出自己一副無所謂的樣子，(訪談記錄 A3372)」。

於是白菜就決定將兩人分開晤談，「所以覺得分開談，去個別瞭解他們的議題，或是先處理一下，再合起來會比較好。(訪談記錄 A3367)」。

如此一來，不但比較能夠聽到太太的想法，同時，也從太太那兒得到一些資訊，讓白菜瞭解到原來個案其實對於很多的訊息是有所掩飾的，「而且他是非常的掩飾，他每次都說我們家很好啊！我們家庭都很好啊！我沒有什麼不愉快的經驗啊！兄友弟恭啊！之類的。(訪談記錄 A3334)」，但事實並不如個案所描述的，譬如說個案曾對太太施暴，而且是在極度男尊女卑觀念的家庭中長大，「他媽媽自己也是那種童養媳，在家裡面的地位是非常卑微的，因為他太太就說她的婆婆是那種做飯啊，全家人先吃完，她最後才吃的，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訪談記錄 A3342)」。而這些資訊幫助白菜更能夠拼湊出個案的生活世界，對白菜在理解他的經驗與觀念的建構來源上是很有幫助的，「你就可以想像他整個接觸的環境就是那樣，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現在的社會變怎麼樣。(訪談記錄 A3343)」。

白菜慢慢能夠理解那位個案的觀念來源和生活世界，但是對於其「自尊」竟凌駕於親生女兒之上這一點，仍百思不得其解，於是轉而徵詢男友對這個部分的想法，「我有時候會跟我男朋友問，就是問～你們男生為什麼會這樣？(笑)(訪談記錄 A3374)」，白菜的男友從男性的觀點來分析說也許個案是囿於家族壓力等因素，為了維持住自己的形象，所以才用種種的防衛來隱藏自己的不安，雖然她對個案的行為依然無法諒解，但來自男友的回饋，倒是幫助白菜解開了連日來糾結成一團的困惑，「那雖然說我會很生氣，但是我可以理解，但是我還是很生氣就是了！(笑)(訪談記錄 A3380)」。

隨著白菜對個案的理解與接納漸增，他們的治療關係是越來越進步的，「他本來就是一直很排斥的嘛！就會說來這邊真的是很浪費我的時間啊！我都很忙的啊！喔！你有什麼話你就快點講吧！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但是他後來就覺得說，ㄟ～不來還怪怪的(笑)。其實知道說跟他的關係有稍微建立起來啦！對！雖然他還是很討人厭(笑)！(訪談記錄 A3385)」。

白菜認為：「要他馬上去改變他的態度可能很困難啦！(訪談記錄 A3388)」，所以將對他的治療目標設定在：「他一定要瞭解說這個對他女兒的影響是什麼。(訪談記錄 A3387)」。所幸，至少當最後療程結束時的結果是讓白菜稍感到欣慰的，「至少那個(受害人安全)我覺得還可以滿有把握的，(訪談記錄 A3392)」，「那我也滿確定是說，他以後不敢再做，那就 OK 了！(訪談記錄 A3389)」。

「雖然說他很討人厭！(訪談記錄 A3391)」，白菜不忘再次強調！

3. 白菜在接案中的心理調適

聽完白菜與這個個案相處的過程，我著實感佩到這實在是相當不容易！也聯想到在相關的研討會中曾聽過專家學者說到，做性加害人治療工作，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是要克服治療師本身對個案的「厭惡感」。白菜聽完我的回饋，深感同意而爆笑了出來，不過笑完之後旋即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白菜語重心長地說，其實她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努力調適自己的心情，雖然這個個案真的讓她覺得很討厭、很生氣，但在諮商過程中，她認為自己的「工作任務」應該更優先於「個人情緒」之前，就算對他有再多的不滿，也不能夠因此而影響到兩人的晤談，「其實我不會在他面前去表現這個東西啊！因為我知道那是我的情緒。(訪談記錄 A3409)」。

除了克制與忍耐之外，白菜也尋求一些發洩管道來疏通自己的情緒，她比較常用的方法是將心情書寫下來、在運動中宣洩情緒，或是找機構裡其他的合作夥伴一起來說一說彼此在與這個個案相處的感受，互吐一下苦水，白菜認為，「說出來」實在是發洩情緒與尋求支持的好方法。

此外，白菜認為其實有些情緒是源自於諮商師自己尚未處理的個人經驗，若要真正地釋放它們，回溯與處理諮商師個人的相關生命經驗是必須且重要的歷程，「瞭解自己的經驗很重要，就是瞭解，ㄟ～那個厭惡感可能是從哪裡來？如果說是自己的經驗，那就要自己去處理，去消化嘛！(訪談記錄 A3397)」。

(二)研究者回憶起被性騷擾的經驗

我一邊聽白菜說著：「先去釐清到底那個從哪裡來的？那也許可以降低一些比較不理性的擔心，(訪談記錄 A3405)」，一邊回想到我當初進到監獄觀察團體時，心裡面感受到非常強烈的「厭惡」和「害怕」的兩股情緒：不但「厭惡」這些做了壞事的人，也「害怕」他們可能會隨時失控，在我不注意的情況下衝過來。雖然我明知道團體室裡面設有監視器，也瞭解成員們處在監獄情境裡面其實是不敢輕舉妄動的；若萬一真的發生突發狀況，我的夥伴們(兩位團體領導者)和外頭的管理員都一定會保護我。但我就是怕，莫名奇妙地擔心著，難以克制地害怕著！於是在團體進行的過程中，我緊盯著每位成員的一舉一動，美其名是極盡觀察員之責，但其實心裡卻很清楚，當時的自己猶如一隻驚弓之鳥，處於備戰狀態下，腎上腺素總是維持在極高漲的狀態，隨時都在伺機逃離現場。

想著想著，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一個畫面，那個還是國中生的我，在某個星期天下午，補習完獨自坐公車回家，我選了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濕冷的天氣加上聯考的壓力，讓我一坐上車就昏昏欲睡。到了某一站，停了特別久，車廂湧入了許多乘客，我張開眼睛，看見身旁的空位坐了一位中年男子，我不以為意，繼續補眠。朦朧間，我感覺到我的位置變擠了，而且，覆蓋在外套和書包底下的左大腿彷彿像被一隻熱呼呼的大手給重重地壓住，真不舒服！我試著抖動、搖晃我的左腿，但那個怪異的感覺仍舊沒有消失，半夢半醒的我心裡雖然納悶，但卻懶得一查究竟。直到快要下車的前一站，我逐漸清醒過來，猛然拿起腿上的書包和外套準備下車，就在同一時間，鄰座的中年男子被我的大動作嚇了一跳，於是趕緊把他放在我腿上的手給抽了回去。原來，那感覺是真實而非夢境啊！我驚訝地叫不出聲音，只好趕緊拉了下車鈴，撞開他飛奔而去.....。

下車之後，驚魂未定的我在路邊呆站了好久好久，而中年男子那張夾雜著緊張、恐懼還有彷彿是因為興奮而扭曲的臉孔，直到十幾年後的今天，我都還記得一清二楚！

曾經在一個自以為安全的環境中，意外地被性騷擾，對我來說，那一直是個尚未平復的創傷經驗，也因為無力承受當時同學隨口一句：「你很笨ㄟ！睡得這麼熟，人家摸你都不知道嗎？！」而引發「沒有好好保護自己」的自責及羞愧感，所以鮮少與人談起。偶爾和女性朋友聊起被性騷擾的經驗時，我會帶著生動的表情和動作將這個連自己都覺得可笑的遭遇演一遍給她們看，於是這個話題常常就這麼隨著大家的嘻笑聲消散在空氣中；或者，當發現附近有可疑人物時，我的腦海就會出現這件事情，用來提醒自己絕對不可以再讓舊事重演。

當初思索論文主題時，這個經驗就曾經多次莫名地浮現我的腦海中；而早在論文計畫口試時，就被兩位洪老師(我的口試委員)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訪談大綱明顯地偏向探究關於「衝擊」、「打擊」、「困難」等負面情緒的問題，彷彿早已預設受訪的女諮商師一定覺得與性罪犯工作是痛苦的事情，非產生負面情緒不可！

直到正式訪談開始，我不斷提醒自己務必要依循後來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改後那較符合「經驗性」的問題來提問，但卻無法克制我自己潛意識裡頭想要核對、蒐集其「痛苦心情」的慾望。雖然和白菜前兩次訪談的氣氛都很好，但我回來整理資料時卻感到非常沮喪，好幾次懷抱著痛苦的心情向指導教授哭訴我怎麼都問不到「想要問的答案」。

直到與白菜的第三次訪談，我終於決定不再隱藏，要從一位「關心女性諮商師的研究者」這個身份背後走出來，我想說一說我自己，於是我不只是訪問，也跟白菜對話，分享我在她的故事裡面的觸動，也包括鼓起勇氣跟她分享了我在公車上被性騷擾的經驗。白菜同理與關懷的笑臉，讓我緊張的心情平靜了許多，我誠實地對她說：「我發現，好像在過去兩次的訪談裡面啊，嗯，其實我很難克制自己有一個企圖是，就是我，ㄗ，想要知道說，ㄟ～那你有沒有不舒服的經驗？那你有沒有挫折？那你有沒有困難？什麼的。(訪談記錄 RA3302)」，我終於發現到原來在我透過論文試圖去找一個「相同」的經驗，就像白菜聽了我的坦白之後，回應我說她看見在我那幾乎是強迫性的核對動機背後，彷彿有著更深層的渴望，是：「期待聽到～原來我不是唯一的那一個。(訪談記錄 A3307)」，我點點頭，因為她說的正是我在第二次到第三次訪談之間沈澱一個月的時間裡頭，所萌芽的心得，我抬起頭望向白菜那因些許水氣而反射出晶亮光茫的雙眼，才赫然發現原來我自己的臉頰早已是一片濕熱。

接著，白菜與我分享了上述那個亂倫爸爸的個案，我靜靜地傾聽她在過程中的感受以及治療行動背後的思考脈絡，很豐富的一段歷程，我想若換成是我，也會覺得對那個個案有很多的厭惡感吧！但是，就像白菜說的：「我覺得就算是同樣有遇到挫折，或同樣有遇到不舒服的經驗，也許別人不舒服的經驗也跟你的不舒服的經驗不完全一樣，(訪談記錄 A3310)」，我相當同意她的觀點，每位治療師在與性加害人工作中所感受到不舒服或印象深刻的經驗不會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也許有類似的感受，但是對每個人來說都具有著獨特意義，這才是身而為「人」最豐富之處吧！於是，我好奇地問白菜，那麼，對她來說，對那個亂倫爸爸的厭惡感是哪裡來的呢？

白菜首先說到最受不了的是個案的大男人主義、不尊重女生的態度，「就是他很大男人啊！不夠尊重女生嘛！(訪談記錄 A3401)」。還有，關於那個被個案「打量」的眼光，「或是說那種被打量的那種感覺是很不好的(訪談記錄 A3402)」。

我記得後者，「被打量的眼光」是剛開始談到這個令她感到最不舒服的個案時，首先被提出來的部分，和白菜一樣，我也相當在意「被打量」的眼光，那讓我聯想到過去不愉快的公車性騷擾經驗，常因而心生警戒。但我想，對白菜來說可能也蘊含著某些的特殊意義吧！

(三)白菜分享曾被性騷擾的經驗

白菜點點頭說，要去學習不被「打量的眼光」所影響，的確是她目前人生中的重要功課，她頓了頓、抿了一下嘴唇，緩緩地道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經驗，「那個不舒服，我覺得其實有一個不好的經驗，可是我還沒講到，(訪談記錄 A3418)」。

那是發生在幾年前，白菜剛回國時，一個不愉快的、類似被性騷擾的經驗，而騷擾她的人，是從小就跟她們住在一起的繼父。「就是我自己的爸爸，我後來的 stepfather(繼父)啦！就是，我其實沒有去證實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但我覺得有一段時間我感覺到，好像，我...，他會看著我的身體，(訪談記錄 A3418)」，「就是有一段時間他，我覺得很奇怪啦！就是說，比如說他每天上班之前他會開我房門，看一下，(訪談記錄 A3428)」。

繼父這個「開門」、「看」的動作，讓白菜很不舒服「那種感覺會很噁心！我後來跟他說～你不要開我房門啊！他就說～『我看你有沒有蓋被子！』我就覺得很奇怪啊！因為我那時候都已經多大了？！(訪談記錄 A3429)」。過去從來沒有異狀，而且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正直、良好的繼父，在那段時間裡面突然有此作為，讓白菜雖然感到十分困惑，但礙於父女關係，也不方便當面質問繼父為什麼要刻意去開她的房門，「可是又因為他是爸爸，所以你又不能夠去問他～啊你怎麼這樣子？(訪談記錄 A3421)」。

為求自保，原先在家很少鎖門的白菜開始小心翼翼地鎖上房門，後來這件事情也就不會再發生了，雖然事件已落幕，但對白菜的影響卻是持續發酵，「我自己會覺得那個恐懼、那種害怕啊、或是不舒服一直都會在。我覺得不會發生什麼更進一步的事，可是那個恐懼就是存在，(訪談記錄 A3433)」。

恐懼留在白菜的心中，甚至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我真的有時候，甚至還會夢到，會唉喲～(驚嘆，笑)還滿誇張的，有一次是夢到那種感覺，那時候我是整個就驚醒起來了(訪談記錄 A3437)」。

白菜其實很清楚這件事情對她的影響很深，傷害也很大，很多負面的感覺已經造成困擾，她非常想當面向繼父表達氣憤，跟他說他不應該這樣！但因為事過境遷，實在難以找到適合的切入點再將舊事重提，「而且，我覺得很尷尬啊！就是現在沒有這件事了，那我要怎麼去講？(訪談記錄 A3427)」。而且因顧及繼父的形象、其與母親之間的夫妻關係等諸多考量，讓她實在難以啓齒，她一直將這件事情放在心底不輕易向人提起。

漸漸地，這個不愉快的經驗，變成白菜心中的一個不能說的秘密，累積著壓力也累積著情緒，「如果說我可以去直接跟他說～『ㄟ！你不要再這樣了！』，其實他現在已經沒有再這樣了，可是我如果能夠去跟他表達、去跟他談這件事情，可能我才能夠真的放下來，那個經驗，(訪談記錄 A3435)」。

同時，也造成白菜對於「被打量的眼光」的在意與反感，「所以，我覺得那為什麼那個個案的那個『看』為什麼會讓我那麼不舒服？可能就是跟這種經驗也是有關。對啊！(訪談記錄 A3444)」。

(四)姊妹交心的溫馨時刻

話題到這裡暫告一個段落，我們在對方的淚眼中映見了自己，我感覺到一股股的熱能從我的腹部向上竄升，在那個靜默的片刻裡，我們都說不出話來，唯一能做的，只是帶著泛紅的眼眶，給對方一個會心的微笑。

我告訴白菜說我在她的故事中有許多的感動，也有很多的心疼，是心疼自己也心疼她，同時也感謝她願意信任我，說出這個不容易啓齒的經驗，白菜回應我說：「我覺得我今天可能也有那個決定吧！就覺得，ㄟ～因為我覺得這些經驗是我本來沒有特別想要去講的。我覺得那個經驗其實，就是跟我自己很相關，那我本來也不會很想去講這個，因為會覺得，嗯……(笑，沒說完)(訪談記錄 A3507)」。我想我能理解，這個「說出來的決定」將帶來極大的焦慮感，說完之後可能也會很擔心他人的想法或看法。

白菜說這個經驗的確是很難以向外人分享的，雖然很焦慮，但是在「說出來」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種釋放的感覺，至少不用再一個人辛苦地保守這個祕密，「我想，就是說這樣講出來的經驗，應該是有幫助的啦！雖然說我不知道可以解決到多少，可是至少有去講出來，有別人知道，自己那個不舒服的經驗，我覺得，嗯，好像有比較好一點。但是講完以後，嗯，我也不知道ㄟ，至少好像不用一直背著一個，自己講不出來的秘密吧！對啊！雖然說那個秘密不見得是很多人能夠去，我不見得會跟很多人講的啦！(笑)(訪談記錄 A3467)」。

白菜提到曾經在一個女性同儕組成的團體中，眾姊妹討論起「被性騷擾」的經驗，雖然當時她還沒有準備好要坦露自己，但傾聽其他女生彼此述說的過程，對她來說是一個很正向的經驗，留在心裡頭、印象中的盡是滿滿的感動，「我那時候真的能夠體會到說，ㄟ～其實當我們大家把這些經驗去說出來的時候，那彼

此支持的力量當然很大，就彼此會為自己也為別人覺得很心疼啊！然後那種覺得被『秀秀』（台語，安慰之意）的心情啊！我感覺到那個力量讓我覺得很舒服，就是說有被保護，或是說能夠彼此去 support 是很好的經驗（訪談記錄 A3515）。

而在與我的訪談中，白菜很勇敢地分享了上述那個只會跟兩個朋友說過的「祕密」，我問她現在說出來以後有什麼感覺呢？她帶著釋懷的笑容回答我說：「嗯，講出來也好啦！（笑）就是ㄟ～應該，至少我們兩個，彼此是能夠去理解那個經驗的。對啊！也希望是可以給彼此是支持的。（訪談記錄 A3516）」。

說到這裡，我越來越清楚，原來，在我們的心底深處都有著「被接納」、「被理解」，還有「被安慰」的渴望，而敘說，是人類最直接向外求援的行動。但那顆曾經受傷的心卻可能要去承擔得不到輕柔撫慰的風險，於是，過去的我們都只好先選擇將不愉快的經驗深藏心中，當作不為人知的祕密。

那瀰漫在空氣中的咖啡香味越來越濃郁，像是在醞釀著什麼，突然間，淚眼相對的我和白菜，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喊出：「那明明就不是我們的錯，為什麼我們還要承受那個？！（訪談記錄 A3518）」，我們因彼此的好默契而驚喜爆笑著，也在彼此感動的笑容中看見因領悟而生的淚水。

（五）覺察過後的體悟

1. 痛苦的經驗中蘊含著珍貴的資源

而回到治療工作的經驗分享中，白菜再度強調治療師回溯與整理自己過去的經驗是相當重要的，不但能幫她釐清對加害人的情緒，為治療關係的建立帶來助益，「至少知道那個是自己的經驗，不是這一群人直接造成給我的。至少我知道說那個不舒服是在哪裡，比較可以清楚地知道為什麼當我被個案看的時候，那個反應會比較強？！那個害怕會比較強？！（訪談記錄 A3565）」。

同時，也可以對自己經驗的覺察也可以做為治療的素材，幫助性侵害加害人增加對受害者的同理心，「就是說可以去 overcome 這些點的話，我覺得至少那個治療師本身會知道那個不舒服的經驗是什麼。我覺得這也可以是一個很珍貴的經驗，是可以讓那些個案知道的，（訪談記錄 A3032）」。

雖然身為女性，被性騷擾的機率較男性多，但卻成爲一項女性治療師的重要資源！「我覺得也許男性治療師不見得很清楚這些感受（訪談記錄 A3032）」。

不過白菜不忘強調，有些心理上的創傷，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來慢慢理解與平復，就算從事心理治療的工作者也一樣，是不可勉強的，「如果說真的本身沒有辦法去 overcome 這個東西，那當然還是不要去接觸，至少不用一定勉強自己一定要去治療這些人，(訪談記錄 A3031)」。

2. 身為女性而感受到的獨特經驗

同樣身為諮商師，但女性和男性的經驗卻不盡相同，白菜瞭解「諮商師」難免會成為個案們私底下討論的對象，就像在學校裡頭，「學生」會私底下討論有關「老師」的話題一樣，是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在性侵害治療的情境中，幾乎所有的個案與相關工作人員都是男性，那「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狀況，卻更凸顯了「女性諮商師」的特殊性，這時候，不止「諮商師」的身份會引發個案討論，白菜的「女性」身份更是容易吸引個案的注意，「在男生的監獄裡面，那你女生，你只要進去，不管你做什麼樣中性的打扮，但是你的確就是會成為那些受刑人討論的對象、話題，(訪談記錄 A1523)」。

這時候，同時身為一名女性、又是團體的治療師等多重的身份，也為白菜增添了心理上的衝擊和壓力，白菜有些無奈地表示說「不要去想」、「暫時忽略」是她當時用以自處的方式，「不去想說喔～我自己可能會被當成一個討論的對象，雖然說，一定會！(訪談記錄 A1526)」。

四、源自於「性別」而來的衝擊與轉化

白菜抽絲剝繭地回溯自己生命經驗後，發現到自己的抗拒和憤怒情緒，除了有關「家庭」的因素，她的「性別」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關鍵，有因為身為「一個女生」而對性侵害犯產生的情緒，「身為女生，對於聽到的事情感到憤怒……，對於個案也會有生氣的時侯，那種抗拒，變成是說我好像，有的時候沒有辦法那麼貼近他們，是因為我會覺得明明就是有，ㄗ，生氣在。(訪談記錄 A1530)」。

還有身為團體中「唯一的女生」所經驗到的衝擊，白菜說明，性侵害治療的團體通常是由一男一女兩位領導員搭配共同帶領，「陽盛陰衰」是這類型團體工作中的常態現象，「你看真的所有的團體都是男的啊！包括我 partner 也是男的，只有我一個是女生啊！(訪談記錄 A1118)」，而「性別差異」以及「兩性人數懸

殊」的狀況，不但為白菜在與性侵害加害者一同工作的過程中帶來了心情上的波動，也為她在工作中與個案、與合作夥伴之間的關係都增添了不少的挑戰與衝擊。

(一)「女生」、「治療師」、「我自己」間的衝突

白菜相當同意在那些全部由男性所組成的團體中，她的女性觀點和經驗，若可以提供團體成員們參考，對他們來說將會是很有價值的。然而，在團體進行的過程中，有時當與她搭檔的男性心理師邀請她發表意見，她卻無法立即順暢地向在場的男性們表達出內心的想法。因為白菜突然間意識到自己同時具有多重身份，她是「自己」、是個「女生」，並且在團體也肩負著「治療師」的角色，她「個人的想法」參雜了各種角色的影響與考量，一時間，竟找不到哪一個才是適當的發言位置。

白菜羨慕她的工作夥伴 A，總是可以自由地說出「自己」的意見、直言糾正個案，但她卻感受到層層的顧慮和壓力，常因此而欲言又止，我問白菜擔心什麼呢？她皺著眉頭回答我：「會不會讓他們覺得說，因為你是女生啊～你才這樣說！（訪談記錄 A1086）」。

原來，「身為女性」竟是讓白菜很多話說不出口的原因啊！每當有意見卡在喉嚨說不出口的時候，白菜總是在心裡默默地期待著「身為男性」的工作夥伴能夠幫她將正確的觀念傳達給個案，她心裡想著，同樣的一句話，出自女性諮商師或男性諮商師的口，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她猜想，個案應該比較能夠接受男性諮商師的觀點更甚於她，「我的 partner 通常是男生嘛！那我也許會期待我的 partner 能夠幫我帶出這一塊來。那他們的接受度可能高一點(訪談記錄 A1088)」。

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白菜的「女性」角色，著實為她帶來了許多的束縛與為難，因為擔心個案認為她是在為女性同胞說話，所以每次要發言前，白菜總是戰戰兢兢，不斷斟酌自己的發言恰當與否、反思自己的立場是否偏頗。久而久之，她感到綁手綁腳，甚至連什麼叫做「自己的意見」，都開始感到模糊不確定了。

此外，為了讓個案能夠放心談出「不會跟女人談的事情(訪談記錄 A1117)」，於是白菜在外在行為及裝扮上都常刻意以「去女性化」的方式來拉近與個案之間的距離。無論是在外在表現或者內在思維都漸漸感受到不自由、矛盾與困惑，她開始回頭問自己：「我在男生的團體裡面，是不是就要表現的比較男生的樣子？(訪談記錄 A1118)。」這的確是值得深思的好問題！

(二)性別意識覺醒

白菜開始專注地思索「性別因素」在她的治療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最好的觀察方式，就是從她和男性工作搭檔合作的蛛絲馬跡中，不斷地檢視、比對著。

1. 看似和諧的開端

一直以來，與白菜共同帶領團體的皆是男性的心理師，而在所有的合作夥伴中，白菜覺得 A 和她對人性的看法與治療理念最為接近，從與 A 的合作經驗中，開啓了白菜對「敘事治療」的認識與認同，她也覺得在 A 的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長期合作的兩人，已建立起不錯的默契與良好的合作關係。

在接受我訪談的當時，白菜手邊正進行的團體有兩個，搭檔分別是上述的 A 及另一位 B，他們兩人的個性不同、治療取向也各異其趣，A 採「敘事取向」的治療方法，而 B 則較偏向「認知治療」，兩個團體所營造出的團體動力是各有特色；然而，白菜發現到自己在這兩個團體裡面所扮演的角色位置差異頗大，在與 B 合作的團體中，她大多時候是擔任主導整個團體運作的 Leader(領導者)，而與 A 合作時，她卻比較常像個以配合 A 為主的 Co-Leader(協同領導者)角色。

我好奇地問白菜何以在與 B 合帶的團體中，那些因「性別因素」而產生的種種顧慮竟沒有影響到她在團體中的表現？她如何可以自由表達，甚至擔綱主導團體？白菜想了一想，回答我說：「其實我的個性裡面有一部份是那種滿老大的個性，ㄟ～我會還滿習慣去、想要去主導啊！或是想要去有那個 leader 的角色(訪談記錄 A2183)」，這個部分我從白菜的家庭背景敘述過程中已有所理解，不過，那何以在與 A 的合作中，卻又不見她的「老大個性」出現呢？對於這點，白菜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ㄊ，A 是比較是主導的時候，那我就會有一個感覺是，那為什麼我要聽你的？這個是其實是比較隱藏的感覺啦！(訪談記錄 A2184)」。

具有「老大個性」又有主見的白菜，何以在與 A 的合作中會將其原本的個性隱藏起來呢？接下來，白菜將進一步說明在與 A 合作的團體中，她所經歷到的點滴。

2. 「性別差異」被凸顯成「性別對立」

與 A 的合作雖有默契且互動關係良好，但在那個團體中，白菜有時候卻感覺到她像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特殊份子，「比如說我在那個團體的某些時候會特別

sense 到是說，「～我好像跟你們就是很不一樣，或是我會覺得，好像是不在一國的。(訪談記錄 A2190)」。

譬如說 A 有時候會以自己的狀況來舉例回饋給成員，「他會去跟團體成員說，對啊～其實我也有可能遇到這個狀況啊！或是他會說大家都是男生啊！(訪談記錄 A2134)」；而每次當 A 又說出諸如：「我也是男生所以我能夠體會你們的狀況。(訪談記錄 A2135)」這樣的語言時，白菜心裡就又会明顯地感覺到：「啊！我跟你們性別不一樣。(訪談記錄 A2136)」。

而當 A 在團體中特別詢問白菜的意見時，她也會意識到 A 似乎別有意含，好像不是純粹在問白菜「個人的意見」，也不是在問這位「治療師的專業意見」，而是要想知道「女生怎麼想」，「我覺得有些時候他想要特別問我的意見的時候，我會 sense 到是他會特別希望我是從女生的觀點來，提出來我的意見，那個時候也會讓我覺得是一個區別的，(訪談記錄 A2137)」。

彷彿經 A 這麼一問，所有在場的人立刻被分成兩個不同類別，一類叫做男生，另一類叫做女生，頓時，白菜不知她應該用什麼立場發言比較好，用 A 所期許的「女性」角色？用她「治療師」的工作角色？還是只要回到「自己」當下所感、所想發言就好？

不同的角色定位對白菜來說具有不同的意義，對她來說，「治療師」、「團體領導者」是必須清楚地以合乎治療目標的方向來做反應，「如果我今天是身為一個 leader 的話，我不會只跳到去某一方去講話，我覺得我應該是比較中立的，就是說，我不會只跳到說女生的角色怎麼看？而是，我覺得我會比較是想要是每個生命都去看，或是都去談到的。好像身為 leader 跟身為只是一個女生的那個角色是不太一樣的。(訪談記錄 A2201)」。

所以，當 A 期待白菜純粹用一個「女生」的觀點來說話的時候，直接衝擊到白菜的是她內在角色間的衝突，她其實不是完全沒有想法，而是不知道如何選擇說話的位置，因為每個角色各有立場，實在難以取捨，於是，就演變成「有話但說不出口」的狀態了，「當下就會講不太出來，就是到底我如果就只是純粹一個女生的話，那我的感覺會是什麼樣子？(訪談記錄 A2204)」。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好一陣子，白菜越來越感到無所適從，她覺得自己和整個團體的距離好像越來越遠了，「性別差異」像是一道無形的牆，她在牆外聽著她的搭檔 A 和成員們熱烈地進行著「Man's Talk」，但她卻找不到適當的語言加入，

「比如說談慾望的部分，那他可以直接說，啊～同樣男生，我可以知道，你可能只是怎樣怎樣，就是他可以用這樣的語言，但是我不行！(訪談記錄 A1516)」；而一旦被邀請發言了，卻又因為太多的內在掙扎而「有話說不出口」。她彷彿像是一個學期中才加入班級的轉學生，這個團體中所有的人，都早已建立了許多共同的經驗與默契，而她卻打不進去，而唯一的朋友 A，也跟新朋友們聊得正起勁，這樣的處境讓她感到既孤單又無奈，「就是說，喔！他們都是男生，所以他們有些共通經驗，可能是我沒有的。(訪談記錄 A2139)」。

但是白菜也不得不承認「性別差異」是存在於團體中一個不可抹滅的現實狀況：「這是硬凹不過去的ㄟ！你就是呈現出來就是不一樣(訪談記錄 A1518)」。

雖然「性別上的差異」是不爭的事實，但白菜卻有些像是被迫站到「性別對立」的處境。我問她對於這樣的狀況有什麼想法呢？白菜說她其實覺得人類的經驗不應該用絕對的二分法來硬將「男生」、「女生」分成兩個不同的族群，她提到一齣由香港導演林奕華，根據法國文豪福樓拜的原著----《包法利夫人》所重新編導的舞台劇來說明她的想法，劇中令白菜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多位男、女演員以反串的方式來詮釋某些角色，白菜省思到：「其實你就可以去反思到說，ㄟ～那個人所呈現出來的個性，或是某些心態，真的是男生才有的嗎？還是真的是女生才有的嗎？當我今天用另外一個性別來詮釋那個角色的時候，也很 match 啊！也很 OK 啊！所以你說那個特質，或某些特性，真的只是性別的差異嗎？我會覺得沒有那麼絕對！(訪談記錄 A2146)」。

白菜認為性侵害治療工作，最重要的應該是要幫助個案去培養對「人」的尊重和同理心，這些觀念不僅只存在於「兩性」之間，而應該是普遍存在於「人性」間共通的重要原則，「某些基本的東西是你對人的尊重或同理心，那個其實是不分性別、不管性取向，其實那個東西是很基本的。(訪談記錄 A2131)」。

3. 主動發聲～我不是你的女秘書！

白菜同意因著性別的差異，男性與女性在「生活經驗」上的確有所不同，只是她並不覺得應該要去刻意將兩者給區分開來。然而，有時在與 A 合作的過程中，她卻感覺到這個部分有些被過度強調了，這讓她感到有壓力，也有點不舒服。

白菜認為 A 是位很具有同理心的好搭檔，她很欣賞 A 總是能夠理解到個案的「苦」與其心裡面一些說不出來的細膩情感；然而在性別意識方面，白菜卻感

覺到 A 雖很尊重女性，但有時也會不自覺地出現的性別刻板印象，「我想他對於女生應該怎麼樣、男生應該怎樣，也可能其實也會有那個 typical 那個樣子，可能，他也會有一個既定的觀念在。(訪談記錄 A2189)」。

曾有一陣子，A 因為個人的工作較忙，於是一些團體中較瑣碎的行政業務，如團體記錄，都變成是由白菜一個人獨力完成，雖然 A 都是很客氣地商請白菜來幫忙完成這些原屬於兩人共同的業務，但幾次下來，白菜開始感到事情有點不太對勁，她意識到在兩人的工作分配上，似乎漸漸地地呈現出了「性別刻板化」的模式。於是有一天，白菜忍不住直接對 A 說：「ㄟ～不可以把我當成就是一個好像女秘書一樣，(訪談記錄 A2185)」。

白菜回憶到當時她的話一出口就把 A 給嚇了一大跳，可以想像的是，那一次他們兩人間的談話，張力實在不小，我讚嘆白菜的勇氣可嘉！不過白菜說因為她瞭解她的夥伴 A 是個具有足夠自覺能力的成熟個體，且當時兩個人已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基礎，於是才能夠放心地將這個問題公開於兩人之間作討論，「可能是因為我跟他關係夠安全，所以我敢這樣跟他直接去跟他談(訪談記錄 A2186)」。

後來，這個讓白菜感到不舒服的經驗，就在兩人開誠佈公地懇談之後，順利地被解決了，他們透過討論，協調出一個較為「公平」的工作分配。

4. 關於「多重角色」的自我覺察

不過，還有另外一件事仍梗在白菜心頭，就是她發現每當 A 在他的言語或行為上「凸顯」出她的性別角色的特殊性，她就感到有種被「區分」，甚至被「孤立」的感受。不過關於這點，白菜並沒有直接去找 A 討論，而是花了一些時間去思考她的「多重角色」在自己身上所造成的衝突與混亂。

白菜發現到這個困擾有一部份似乎跟她自己的個性有些關係。白菜因 A 的問話而敏感到團體中的「性別差異」議題被突顯出來，團體被區分成一對多的兩個族群，而她恰好落入弱勢的那一方，習慣當老大的她並不喜歡這樣的處境，但又因為礙於弱勢處境而無法適時為自己發聲。於是，她漸漸累積了一些對 A 不滿的情緒在心中，直到事過境遷之後，她才意識到這個部分的存在，「我後來能夠去意識到，其實是我自己的個性在影響我的反應的時候，我就能夠去做調整。我自己的那個情緒，就比較不會上來啊！(訪談記錄 A2213)」。

過了一段時間，她對於這個「性別差異」的現實狀態漸漸有了不同的看待，

「到後來，我慢慢就比較知道，其實那也是一種策略的運用，就是說，讓某一個聲音特別出來，但其實也不代表說我就是只是那個角色啊！（訪談記錄 A2205）」。

(三)行動過後的收穫與學習

以下是白菜經過上述反思與行動的歷程後，所得到的收穫與學習。

1. 差異不只發生在性別之中，而是普遍存在於人的

白菜曾經在團體中放了一部叫做【那人那山那狗】的電影，許多的成員都聯想到父子關係的議題而感觸良多，但其實白菜卻沒有同等的感動；對白菜個人而言，【喜福會】或【大紅燈籠高高掛】等以女性議題為主軸的電影為她帶來的感動更甚於此！然而，從看電影的經驗中也讓白菜體悟到了兩性經驗著實不同，「他們有感覺的議題或是片子，跟我比較有感覺的部分不一樣。（訪談記錄 A2317）」。

在這一連串有關於性別衝擊的經驗中，白菜漸漸地開始正視「兩性經驗」確有所不同，「我也覺得的確是說，男生的經驗跟女生的經驗，一定不完全一樣的，（訪談記錄 A1515）」，她在工作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兩性之間存在著許多的差異。

她重新思考，也許 A 問她的想法，並不是故意要把她給區別出來，而是身為男性的他，真的無法瞭解女性的經驗和想法，「A 有回饋給我過，他會希望我在團體裡面講話，有一部份是因為他身為男生，他真的很難體會女生的感受。（訪談記錄 A1571）」。

此外，她也更進一步去思索到，即便是同樣性別的人之間，雖有「相同」的經驗，但應該也包含了很多「相異」的部分，「我覺得就算同樣是女生，那個獨特的經驗，當然還是很不一樣，（訪談記錄 A2311）」。這些體悟和覺察幫助白菜用更謙卑的眼光來看待和她擁有不相同的經驗的人，「也許，他們的經驗或是他們的感受、他們的想法是我比較不一樣的。然後我不能夠用我自己的經驗，或者是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他們。（訪談記錄 A2309）」。

於是，白菜也開始去諮詢男夥伴的意見、想法，當作理解男性個案的依據，「有時候就會特別去問我 partner 說～那你看了，你的感覺是什麼？或是挑片的時候，可以問他～你看過的電影裡面你哪個比較有感覺？（訪談記錄 A2316）」。白菜笑著說：「至少先有一個 data-base(笑)。（訪談記錄 A2315）」。

白菜與 A 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越來越好了，白菜心裡不再抗拒提供她的「女

性經驗」，她和工作搭檔 A 開始可以相互配合，並運用兩個人不同的性別資源，帶給團體成員更多元的思考訊息。

「後來就比較知道說，當他需要我這樣去配合的時候，我就去配合他，我真的覺得有些時候只是一個策略，因為兩個 leader，有些時候，一個人是扮演這個角色，可能另外一個人是扮演那個角色啊！（訪談記錄 A2210）」。

2. 團體是社會的縮影

白菜發現到其實團體就像是社會的縮影，身為一個女性，她在由男性組成的團體結構中，所經驗到的，也許正好就是社會上的兩性交往的真實情況，「女生，女性治療師在一個其他人都是男生的團體裡面，ㄟ～這些人怎麼去看待女性治療師，或是說，如果說在談論到某些議題的時候，那種一般社會上怎麼看男生女的那個地位、角色的價值觀，就是在影響這個團體啊！（訪談記錄 A1448）」。

3. 反思傳統觀念對自己的影響

既然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是如此地巨大，白菜也去省思這樣的價值觀是如何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呢？如何影響著自己呢？

白菜回憶起小時候回外婆家過年的情形，當飯後大家都坐在客廳看電視，大人卻只叫女生們去廚房收拾善後，跟白菜同輩份的其他孫子們大多是男生，但這些洗碗、收拾的差事，卻不曾落到他們頭上，白菜從小就對這種「男女不平等」的待遇感到不滿，「那我就從小就會覺得這個很不公平(訪談記錄 A1159)」。

但她發現自己還是難免被傳統觀念給影響著，「自己其實會反省到說，我還是會受到一些傳統觀念的影響，(訪談記錄 A3685)」，譬如說在與男朋友的交往中，她感覺到自己的「理智」和「內心」之間產了生些矛盾的感覺，「理智上面會覺得女生就應該獨立，不要去受制於一個男生啊，可是我覺得好像自己還是會受到那種傳統觀念的影響，會覺得說，嗯，如果我老公可以養我，或是說他經濟上面比較 OK 一點的話，那就會比較好過啊！（訪談記錄 A3684）」。

(四) 改變與突破的行動歷程

1. 學習在團體內主動發聲

白菜在自己的性別意識上面慢慢地覺察，從因為感覺到「性別對立」而生氣，到接納「性別差異」這個現實，她承認自己也許真的不瞭解男性的經驗，於是開始慢慢學習去理解、去傾聽，接著，也在嘗試著把自己的女性經驗給傳達出去，幫助成員們瞭解世界上另外一種性別的人可能會有的想法。

當白菜覺得自己的內在狀態比較穩定的時候，她的自由度也隨之增加了，現在她發言時比較不擔心「應不應該用女生的角度來回應」，而是會根據「比較對個案或對團體有幫助的回應，應該是什麼？(訪談記錄 A2213)」這個前提來思考。

而與團體成員們的相處久了，也慢慢累積對彼此的認識，在目前這個已經進行了十幾次的團體中，白菜漸漸可以用溫和而堅定的語氣將心中的想法直接回應給個案，並且，她發現她的團體成員也可以瞭解到她並不只是在替女生說話。

此外，白菜有時也會視需要而在團體中分享自己的個人感受、女性經驗，以及受害者的感受，「我現在也有時候會在團體裡面分享，我可能會有的感受，或是我聽到其他，比如說受暴婦女的，或是受害者的經驗，我也會帶來團體裡面去跟他們講，讓他們知道說，那個對於一個女生的影響有多大？那個恐懼有多深？然後可能是影響到她生活的每一個層面，(訪談記錄 A3036)」。

「因為，我覺得真的他們有時候不太能夠理解說自己的行為對別人造成的影響是什麼！(訪談記錄 A3035)」，這是白菜現在的考量重點，聽起來，那因「性別」所帶來的種種顧慮已不再成為她的困擾。

2. 突破～練習說性

(1) 發現其實「性」是社會的禁忌

白菜認為，「性」是性侵害治療工作中極重要的一個議題，但它在台灣的社會中仍屬於禁忌的，是可做不可說的話題，這也是造成她和個案在面對這個議題時常經驗到「難以說出口」的重要因素，「就是我覺得好像在我們社會的氛圍裡面，這個東西畢竟還是比較私底下的事情，所以，這個就變成說在工作的狀況裡面，我們好像也會覺得性是比較私密的、比較難去公開談的(訪談記錄 A2356)」。

社會文化對「性議題」這層禁忌的枷鎖，也使得社會大眾抗拒公開討論「性犯罪」的相關議題，「所以為什麼說性犯罪，會是那麼一個好像大家不想去談的一個事情，然後等到好像突然有那種很嚴重的事件、犯案跑出來的時候，大家才

去關注到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同樣的道理，就是說一般社會大眾不會想要去談這個東西。不會想要去知道說，ㄟ～其實真的這個狀況還滿嚴重的，我們可以做什麼去防範？我們可以做什麼去減少？我們真的很難去談。(訪談記錄 A2358)」。

還有反應在遇到性騷擾、性侵害事件後的消極處理態度上，「如果說我們今天是遇到搶劫、遇到小偷，那我都會直接很生氣的去跟人家講這個。那如果說今天我是遇到了猥褻，或是遇到了，真的是被強暴了，哇！那個掙扎好大喔！我要怎麼去跟人家講這個東西？！可是明明一樣就是～你被傷害了！我覺得是跟我們關於『性』這回事的那個態度很有關係。(訪談記錄 A2364)」。

(2) 勇於挑戰禁忌是諮商師的職責

有鑑於在工作中討論「性議題」的重要性與其困難性，白菜認為，諮商師有個職責就是要勇於率先突破舊有的模式，「我覺得在諮商的歷程裡面，可能很多時候就是說諮商師自己是要知道，怎麼去跳脫某些東西，或是有些時候是自己的表達方式要去做修正的。(訪談記錄 A2339)」。

改變、突破對諮商師而言也並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卻是責無旁貸的職責，「那要突破自己的習慣，我覺得就是需要勇氣也好、或說動機也好，或是說那個行動力也好，我覺得不管今天是遇到什麼狀況，你可能在你工作的過程裡面都是會有需要做調整的時候，那如果說諮商師自己都沒有勇氣去突破，你怎麼樣鼓勵個案？你有什麼立場去跟個案說～真的改變比較好！如果你自己都沒有改變過！(笑)(訪談記錄 A2341)」。

而且諮商師本身在嘗試改變的過程中，也能夠增加對個案的同理和包容，「我覺得是說，那個歷程能夠幫助自己去瞭解改變的不容易，可是也許當自己有那個掙扎啊！或是自己有過那種，實際上掙扎之後然後真的改變成功的經驗，那就也能夠去瞭解個案的掙扎，也能夠瞭解個案的那個歷程，(訪談記錄 A2344)」。

(3) 區分投射與真實我以降低性焦慮

但是，在一開始要嘗試「練習談性」的時候，還是難免會有所擔心，特別是在性侵害治療工作的過程中，性侵害加害者個案，容易引發女性諮商師的「性焦慮感」，白菜瞭解她在那樣的情境裡頭，是有可能被投射成個案的性幻想對象，或者因其女性的身份而被個案拿來品頭論足，「那你說會不會因為他們已經很少

接觸女生，然後就把女生治療師，然後投射成...(未說完)，那我覺得有可能，我覺得也不能否認，或甚至他們搞不好真的會去討論說～喔！哪一個比較漂亮啊，或比較...(訪談記錄 A3288)」。

這時候治療師就得要提醒自己去辨認那是個案的投射，不要被他們給過度影響心情，「可是我就覺得，如果一直只是去想這個，可能會影響到自己的心情啊！對！那就沒有必要去太 focus 這個部分吧！(訪談記錄 A3290)」。

(4) 漸進式練習與個案談「性」

不過剛開始要跟成員討論有關「性」的話題，實在是有點緊張，「在心裡模擬」是白菜用來幫助自己的好方法。

「就試著在心裡面先想囉！如果說真的，ㄟ～可能我需要去講這些話的時候，我可以怎麼講？先在心裡面去預演一下，然後等到真的團體遇到了，或是說ㄟ～我覺得說我們團體大概進行到那個程度，差不多要去談這個部分了，那我覺得可能下一次團體之前，那我知道今天要來談這個部分，那我就現在想那當我在帶團體的時候，我可以怎麼進行？我可以怎麼去講？怎麼做？就在心裡先練習一下，然後在團體裡面就是去 try 啊！就去試啊！(訪談記錄 A2338)」

3. 白菜在「性」態度上的轉變

白菜認為，其實對於性的探索及對性的態度，是每個人從小到大的經驗中不斷地累積、轉化的過程，只是性侵害治療工作更凸顯了這個議題的重要性與轉變的急迫性，「我覺得我自己在，才，比如說關於性、性行為、婚前性行為這些態度，不是說在工作之後才去探討這些東西的，可能在學生的時代，真的是從小到大的經驗裡面，其實我們一直在探索這個東西啊！(訪談記錄 A2377)」。

身為治療師的白菜，瞭解到「性議題」對性侵害治療工作的重要性，「我覺得對於『性』這個東西，如果說其實是能夠公開去談，然後而且是導向正常的方向去談，我覺得並沒有不好啊！(訪談記錄 A2367)」，她調整自己談「性」的接受度，並且當敏感到團體成員們刻意在忽略這個話題時，也不再配合地迴避，而是大方直接邀請他們來討論，就像是其他重要的議題出現時一樣，「其實團員也會啊！也會有那種在女生面前不太好意思講的那個部分。那我有的時候會做處理啦！如果說我真的 sense 到說，團體的氣氛比較尷尬，或者比較談不出來的話，

我可能會特別去講說，其實不需要太覺得很奇怪，或是覺得太彆扭，我們今天要談這個的目的是什麼？當然還是為了要去瞭解你們自己！（訪談記錄 A2331）」。

當然，對個案來說，改變也並沒有那麼地迅速，「但是我不覺得因為那樣他們就是完全就 OK，他們可能還是比較習慣去跟我 partner，比如說面對他去講這個事情(白菜表現出頭轉過去的樣子)。(訪談記錄 A2370)」。

但是白菜並不以為意，她也會視情況在治療情境中，充分與她的工作夥伴互相合作，「那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是放給讓我 partner 比較去主導、討論啊！讓他們就會比較自在一點啊！（笑）對啊！這就是角色的分工。(訪談記錄 A2371)」。

我看見白菜在一連串的努力與冒險過後，對於「性」與「性別」的開放度都更增加了！而我的「看見」不只透過白菜在訪談中的敘說，也在每一次見面時，從她的穿著打扮中的「真實看見」而有所領會。

記得第一次見到白菜，她身穿襯衫、牛仔長褲，背著大包包，隨意地將長髮紮了個馬尾於後腦杓，是較偏中性而保守的裝扮；第二次與白菜相約訪談那天，她從監獄帶完團體後直接赴約，迎面而來的她，略施淡妝，飄逸的大波浪捲髮自然垂放下來，戴著閃亮的大耳環，配上民族風的長裙，婀娜美麗，讓我驚豔且印象深刻！而第三次見面，身著黑色背心、合身牛仔褲，背著黑色後背式大背包，手提筆記型電腦，帥氣、勁裝、看起來很俐落的白菜，在人來人往的台北信義商圈，格外有一番幹練的都會女子氣質。

三次訪談，各有不同的造型，猶記得白菜說到她曾經為了與個案建立良好的治療關係，而外在裝扮上極力地將自己給「去女性化」，並且刻意不去感受心中被引發的性焦慮感。但我現在認識且「看見」的她卻是能夠自由隨性地變換衣著，打扮自己，無論是在她的個人生活中，或是在工作場域裡；我想，外在裝扮多樣變化，也許也反映出經過四年的磨練與調適之後，相較於以往，現在的白菜在「性別」與「性」等方面的自由度，都已經增加了不少吧！

第三節 回首來時路

聽完白菜細訴工作的困難之處以及個人內在心裡歷程，我深深地認同那實在是一段不容易的歷程，接下來，我問白菜說她在性侵害治療領域走到現在，有沒有什麼收穫呢？白菜說，身為一位治療師，當看見個案有了改變，無論那個轉變是大是小，就是最好的回饋與最感動的收穫，「我覺得從個案身上，當很實際你看到一個人，他的轉變的時候，你自己也會被感動到吧！（訪談記錄 A3904）」。

不過，我也看見身為治療師的白菜，一路走來，也有很多令人感佩的成長與蛻變，我把這個部分回饋給她，也好奇她是否也看見自己的不同呢？此外，在回顧與整理之後，她有沒有在個案身上或相關議題上面，發現什麼值得與我們分享的學習或收穫呢？

聽了我的提問，白菜說這個問題一時間實在很難回答：「因為真的很難去談說，嗯！那就從他們的犯罪手法裡面學習到什麼？這好像滿怪的！（笑）（訪談記錄 A3912）」。我們在她這個半開玩笑的回答中一起放聲大笑，笑聲沖淡了在我一連串發問後而略顯得嚴肅的氣氛。

白菜想了一會兒，說到有一些曾經讓她感到挫折的經驗，卻意外地帶來了「另類」的收穫，雖不見得是讓人感到愉快的，但卻能夠幫助白菜去反思、整理自己的經驗，也幫助她不斷地在省思中調整自己的個性。

「這可能是比較另類的一個收穫，那個不是正向，不是一個感覺好的經驗，可是，我想那個其實可能對諮商師的成長還是有幫助的。我覺得有一些挫折的經驗，能夠去體會到那個軟弱，其實對於諮商師其實是有幫助的。（訪談記錄 A3923）」

我看到這些收穫分別在她的個人及工作方面都有所展現！

壹、轉化與蛻變

一、關於個人的部分

(一)體悟與學習

1. 承認自己的「有限性」

曾經在個案的再犯經驗中感到自責、挫折、憤怒的白菜，隨著工作經驗的增

加，漸漸地瞭解到，有太多可能影響到治療成效的相關因素，無論是個案的談話方向、改變速度、成效，都不是單靠治療師一個人的努力就可以完全控制的。

「我能夠盡我的方法去幫你，但是，如果你選擇不去看清楚自己的問題不去阻止自己這樣做，我不可能 24 小時跟在你身邊啊！(訪談記錄 A1240)」

「你可能也慢慢會去看到自己的，有限吧！我覺得治療師慢慢會知道，其實很多時候，個案的努力，或是個案的部分，其實也佔了一個比重在。(訪談記錄 A3915)」

她正視到自己其實並非萬能，而是「有限」的，這個新的觀點，引領著她回到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去思索著，父母的期待、教養的方式塑造出她追求完美的個性，不但影響深深著自己的生活，連帶的也影響到她工作時的心態，「這個個性也會反應在我對自己工作的期望、給自己的壓力上，也可能對自己的要求高，可能對個案的要求也會是那樣的。(訪談記錄 A3919)」。

白菜學著接納自己的不完美，去品嚐並享受放鬆的好滋味，「所以真的慢慢就會接納自己不完美，那反而比較輕鬆，你輕鬆的時候反而那個彈性更大(笑)，出糗也沒關係！好笑也沒關係啊！過了就過了，那個只是一個情緒、一個狀態。(訪談記錄 A2435)」。

這個體悟也連帶地影響到她面對個案時的心態，她越來越能夠放低身段，用更謙虛的態度與個案相處，當調整自己並學習放下之後，白菜發現到她對自己還有對個案的包容力都增加了，「我覺得我們能夠接納自己也有這個歷程的時候，那我們可能會知道，喔～其實可以放鬆一點，或是，對於個案包容力也會大一點，真的！人本來就是會犯錯！真的！(笑)(訪談記錄 A2431)」。

雖然說一開始要接納自己並非完美也不是萬能，難免有些挫折，但這個體驗對她的幫助卻不小，「那我覺得這個是有幫助的啊，因為，能夠去體認到那個軟弱的時候，反而能夠更貼近一些大家的經驗。(訪談記錄 A3919)」。

2. 接受在光明世界中存在著「黑暗面」

此外，白菜樂觀、正向的個性，也反應在她看待個案時的人性觀上，雖然面對的是因犯罪而入獄的個案，是社會大眾口中的「壞人」，但白菜還是堅信他們也有良善的一面，「我覺得我看人的時候，我就是很難把人完全想說他是壞的，我會覺得就算他是罪犯，他一定還是有他好的一面，或是他有做過好的事情的時候。我就相信說他會改變！他應該會越來越好之類的！(笑)(訪談記錄 A3936)」。

但是，有時候個案的思想及所作所為卻讓白菜感覺到錯愕、匪夷所思，比如說之前提到的那位亂倫爸爸的思考模式：「他會去談到說，比如說跟女兒的關係，然後他可能一直認為女兒對他不諒解、恨他，那他後來覺得說，那乾脆就讓她恨到底，所以就對她做性侵害的事情。(訪談記錄 A3940)」，白菜聽了以後覺得這樣的理由非常荒謬，而且令人氣憤。尤其令白菜感到不解的是：「而且就算你這樣想，你為什麼要去，去，欺負她？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訪談記錄 A3942)」。

雖然白菜無法接受那些想法、作為，但是不可否認的，這個世界上的確存在著這樣的人和事，「那些經驗是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的，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去想？為什麼他會這樣子去做？可是他的確就是這樣想，的確就是這樣去做了。(訪談記錄 A3938)」。

這些衝擊不但挑戰著白菜原有的價值觀，也反應在她接個案或者與合作夥伴討論個案的時候，「比如說有一些時候是我的 partner 覺得，其實他(個案)危險性還是很高，或是說他這一陣子其實很容易出狀況的；那我有時候，可能我不這麼覺得之類的。那或是說他(partner)有些時候可能會，就問一些很直接的問題，就關於犯案的部分，那我不見得有問到，那麼詳細。(訪談記錄 A3935)」。

於是白菜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太過份樂觀，甚至是過於天真，以致於沒有意識到世界上也存在著黑暗的一面？還是說，自己根本就是打從潛意識裡刻意地忽略它們？「那可是我就覺得說，會不會有些時候我會，嗯，太樂觀？！或是說有些其實真的是很黑暗的那一面，那我、我沒有意識到，或是說我就根本不想去看，也有可能……(訪談記錄 A3932)」。

白菜沈重地嘆了口氣，說雖然氣憤又無奈，還是得要接受這些的確是不斷上演的現實情況，「我會覺得好像要擴大的那個範圍是說，ㄟ～人，真的有時候會做出很殘忍的事情。(笑)(訪談記錄 A3936)」。

雖然很多的所見所聞是她不願意相信也不願意接受的，但存在白菜心底的那份樂觀與堅持，還是幫助她在經歷衝擊之後，依然不減對工作的熱情。

這個衝擊讓白菜去思考到人的多元性，也讓她去審視自己及性侵個案以外的其他人，她有了個新的體會：每個人都可能會呈現出某些思想僵固、極端，甚至是偏執，只是每個人在情境的刺激下，所反應的行為和想法不盡相同罷了。

於是白菜不再沈溺在「怎麼會這樣？！」的情緒之中，反而依循著她對個案的了解，思考著要怎麼幫助個案回歸到正常的生活。「我，ㄟ～那就知道了嘛！

知道的確就是，他會有這種狀況，那我接下來就是去想說，那要怎麼樣幫助他去，改變他的想法？(訪談記錄 A3944)」。

現在的白菜將她關注的重點放在：「那他們怎麼會想到要用這個方法，去發洩這個情緒，或怎麼找到這個路？這是很值得去探討的。(訪談記錄 A3968)」。

(二)收穫與成長

這一路走來，白菜也從工作中、從個案的身上得到了許多意想不到收穫。與性侵害加害人工作的經驗，對白菜原來的世界觀帶來了衝擊，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而重組之後，她的世界好像變得更大，也更趨於完整了一些。

1. 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就因為他們跟白菜的生活差異可說是南轅北轍，所以白菜在與他們相處的時候也有機會可以聽到許多不同層面的生活經驗，白菜彷彿隨著個案的敘說而有機會到他們的世界裡遊歷了一番，「真的是聽他們在講的時候，自己感覺好像是也參與在那個過程裡面，對啊，我有時候會覺得，ㄟ～其實他們的生活裡面所經歷的東西，其實好像搞不好比我更複雜、更多，(訪談記錄 A31030)」。

當開始去接近、認識與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人時，雖然有些衝擊，也有些難以適應，但是現在白菜漸漸發現到自己在個案身上的學習，她形容那個體驗，就像是看見另外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我覺得「不一樣的世界」，實在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譬喻，於是請白菜進一步說明，白菜說明對她而言是代表著：「至少你會跳脫你自己原來的框框！我覺得當你去聽的時候，就是一個經驗的改變，就是你不再只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或是只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你可以去聽到～原來他的想法是怎麼樣，或者是他的故事是怎麼樣。(訪談記錄 A1288)」。

身為治療師，也許自己念的書比個案多，在治療關係中的權力位置也無形中被擺放得在比較高，但是白菜卻認為自己從這群個案的身上學習到了不少，而這樣的體悟，讓她更願意用謙虛的態度來傾聽、接納他們。

當然，在諮商歷程中，個案也有機會從白菜身上學習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態度，在互動之中，其實也是一種經驗交換，而白菜對於這一點相當肯定，「就『交流』這個本身就是有價值的，(訪談記錄 A1290)」。

雖然說有很多經驗上的衝擊與開拓，但白菜要強調的是，治療師仍是秉持專業來協助個案，只是說若能對個案的經驗越開放，那麼，對他們的包容也會越大。

「當然我還是可以有幫助到他的地方，只是說，我覺得是可以開放一點去聽別人的經驗，我覺得那個對人的包容力更大！（訪談記錄 A31033）」。

當白菜學習換個角度思考，漸漸地不再像過去那般氣憤難解，隨著經驗的累積，她對於諮商中的脈絡複雜性的認識也有所提昇，同時，相較於以往，現在的她對個案或是生活中的他人的包容力都增加了：「我就覺得，回歸就是說，不會覺得他們是很獨特的，而是說好像人，有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那可能也是，就是說可能對人的那個，包容會更大吧！（訪談記錄 A3969）」。

2. 增加對「性」、「性別」的開放度與彈性

白菜不斷將在工作中獲得的經驗與自己原有的經驗比較、反思、覺察並嘗試著做改變，不但拓寬了新視野，也移動了原有的視框，而在工作裡的覺察與收穫也影響到白菜自己的生活，「我們的觀念，當然會影響到我們整個生活層面、我們的行為或是我們的想法。我覺得通常那個是相關的！（訪談記錄 A2375）」。

這不但包含著她在個性上的轉變，也包含著對「性」及「性別」的議題，雖然在團體治療情境之外，白菜認為在她的生活方面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我在團體裡面，我會去跟團體成員討論這個東西，但是我在私底下我不會去問我的男同事說，ㄟ～那你跟你老婆的性關係？(一起大笑)(訪談記錄 A2381)」；而其實一般的人際交往也沒有機會多聊這方面的話題，白菜笑著舉例說：「我們可能會問說，你吃飽了沒？不會問說你做愛了沒？(笑)(訪談記錄 A2386)」。

但是在她的感受和觀念上確有了許多的刺激與思考，現在的她，也能夠比較開放地去談論與「性」和「性別」有關的議題了，「比如說我覺得性應該是可以被拿來公開討論的，這個態度不會只在團體裡面啊！就是在日常生活裡面也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去討論的，或是說，所謂性別的角色，或是說這些相關東西，我會覺得說那是可以被討論的，那不是一個死的，不是刻板的。(訪談記錄 A2374)」。

3. 增加專業自信與彈性

白菜回顧這些在工作中的收穫與成長，我聽見她越來越能夠開放地面對性侵害個案，也持續地在增加對他們的包容與接納。在這過程中，白菜雖然感到辛苦，

但仍可以耐得住煎熬，無畏困難、努力突破，她的抗壓性與毅力都令我感到敬佩。我想，那麼其他類型的個案應該不容易再地挑起她的情緒，在諮商工作中，也很難有什麼狀況難得倒她了吧！

白菜笑著點頭說她其實沒有這樣想過，但是聽到我這樣的回饋，也覺得頗有同感：「有過非常大的衝擊之後，看、做其他的事情，就覺得還好啦！而且你又會覺得說～喔！做其他的個案，那個回饋都好大喔！（笑）（訪談記錄 A3973）」。

因為性侵害加害個案治療成效的不易且緩慢是常態的現象，於是也讓白菜去調整自己心中對個案的期待和標準，並且提醒自己不要再執著於追求所謂的完美主義。白菜認為，這些的磨練與調適都幫助她在接觸其他類型的個案時，也能夠越來越放鬆。「面對其他個案的反應，都覺得～喔！怎麼那麼厲害？！他怎麼那麼棒？！我都忘記是因為我已經面對困難的個案太久了（笑）。（訪談記錄 A3983）」

這一路走來，白菜覺得與性侵害加害人一同工作，雖然辛苦但卻很有收穫，而隨著經驗的累積，現在的她對於「他者」更增添了包容與接納，「當你一直在這個領域做下去的時候，我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是很多諮商師普遍會有的感覺，就是說那個對人的包容、對生命的看法，其實會擴大很多。你可能會聽到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啊！那真的彈性就會變得越來越大！（笑）（訪談記錄 A3980）」。

（三）調適的方式

白菜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得到許多的體悟，也承受著許多的挫折與壓力，我好奇她是怎麼度過的呢？白菜回答到，也許在她的個性中有著一股動力，支持她在辛苦的環境中能夠保持向前；然而，即便如此，她也曾經在工作壓力特別大或者身心狀況不好的時候，想過要放棄，於是白菜強調，這時候「調適」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如果說諮商師沒有那個一直在往前的動力，可能就是他 burn-out 的時候了，我覺得我也會有那個時候啊！那就是要調適啊！（訪談記錄 A3989）」。

白菜認為身為一個諮商師，雖然有著照顧個案的職責，但是照顧自己更是重要，而這其中的拿捏與諮商師是否能夠為自己設下「心理界限」有著莫大的關係。「連自己都賠進去了，那你就沒有辦法幫助個案了，所以自己要先顧好，那是很重要的。我想經驗多了，那你慢慢也知道說那我心理上面的界限要放到哪裡。就是說，ㄊ，我可能下班以後這就是我的自己的時間，我要懂得去放鬆，我要懂得怎麼樣去把自己的生活經營好啦！比如說跟自己家人的關係、跟自己朋友的關

係、跟自己 partner 的關係，我覺得那個對諮商師來說都是很重要的支持，所以說諮商師自己的生活也要過得好！（訪談記錄 A2422）」

那麼，在具體作為上，白菜是如何調適自己的呢？

1. 休息

談到調適的方法，白菜首先強調：「休息很重要啊！（訪談記錄 A3994）」，每帶完一個為期半年以上的團體，她就會讓自己休息一個月，然後再繼續下一個團體。

白菜認為不但在工作的時間上要適當地調整，在接案量上面也要視自己的情況來調整，以避免在無形中累積了太多負面的情緒，「自己能夠負荷個案的量，自己也要清楚，（訪談記錄 A31010）」。

身為自由工作者的白菜，也提到以目前的現象場的情況來說，不見得每一位治療工作者都可以自由地調整自己的工作時間或者數量，這個現實面也是影響到心理師們壓力程度的重要原因，「我覺得我很幸運，是因為我的工作還滿彈性的，所以我能夠去調整我的個案量，假如說我今天是一個沒有辦法決定的，我可能也會覺得那個壓力或負荷很重。（訪談記錄 A31012）」。

2. 找尋抒發管道

此外，找一些適合自己的抒發管道也是很重要的，譬如培養自己的興趣或者嗜好，她認為不但可以稍微轉移一下注意力，也可以有效地抒發情緒和壓力。

找可以理解的人說說話也是很重要的支持方式，白菜認為在兼顧專業倫理的前提下，找可以理解與耐心傾聽自己經驗的朋友談一談很有幫助，或者在對談中也可以聽見別人不同的想法，讓自己有個新的刺激與學習的機會。

3. 透過書寫整理自己的經驗

此外，白菜認為透過「書寫」將自己的情緒與經驗做整理是很有幫助的事情，尤其在治療工作中，因為常常都會勾起治療師本身的某些情緒，這時候治療師若能停下來，思考一下這個情緒與自己的生命經驗之間有何關連，是很有幫助的一種方式，這是她從大學課程訓練裡所培養出來的好習慣，到現在，白菜還是常常透過書寫來整理自己的心情、抒發情緒。

反思與整理自己的經驗，常常會再讓自己去面對某些不舒服的經驗，所以很不容易也不輕鬆，但是白菜依然堅持不放棄，她一直是勇敢地面對、處理自己的生命經驗，「雖然我不覺得自己已經很完美地能夠去完全處理掉這些，可是我會覺得，我還滿願意去看，ㄟ～到底我這些煩啊，或是，如果有情緒來的話到底是為什麼？(訪談記錄 A3636)」。

透過書寫，對她的情緒也有安定的作用，白菜覺得這樣一來，不但讓自己的情緒更穩定下來，也更瞭解自己了，就像是在一次又一次清理那些堆積在心裡面的陳年污垢，這功夫不容易，但花時間去做，卻是很值得的事情。「所以也會知道說，ㄟ～那個其實是對自己很有幫助的。所以，是勇敢嗎？我覺得倒不如說，真的是知道那個對自己是有好處、有幫助，所以是會願意來看，到底我的經驗裡面發生什麼事情？累，可是值得啊！總比就是卡在那裡好！(訪談記錄 A3641)」。

二、關於專業能力

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四年來，在白菜的心理上造成不少的衝擊，刺激了她在個性上有許多的轉化與成長、在專業治療取向上也有了不同的思考，在經驗的累積中，也精進了她的治療技巧與專業信心。

(一)治療風格的轉換

白菜認為她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除了在自己的生命經驗上有些成長與轉化的收穫，另一個重要的收穫就是：「治療風格上面的轉換(訪談記錄 A3892)」。

白菜自認為並不是很有創意的人，所以合作的對象往往對她的治療觀會造成滿大的影響。四年前剛出來工作的白菜，和身邊的合作搭檔及同儕都還在摸索、學習的階段，不過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這些一同打拼的夥伴們對這個工作以及個案的熱情，讓她的心中充滿了被支持與激勵的感動。

白菜回憶道，她覺得當時被激勵的部分除了專業上的成長，也有她在「人性觀」上頭的再思考：「我覺得對於『人』的那個熱情上面，也會有吧！比如說，慢慢看這些個案的那個角度，好像不會只把他當成是那種距離很遠的。我的學習一方面是專業上面，一方面也真的就是在磨自己怎麼看『人』的這件事情上面。(訪談記錄 A3898)」。

1. 看見自己與啓蒙老師不同之處

過去白菜曾經擔任過某老師的研究助理，雖然有所學習，工作起來也滿順手的，但其實到了後來，在她的心中漸漸感受到不是那麼契合的感覺，「當某老師的研究助理的時候，就是說，ㄟ～嗯～就是說雖然會有一點覺得哪裡不對勁，可是自己也走不……(未說完)，(訪談記錄 A3893)」。

現在再回顧起那段經驗，白菜認為也許與她和老師所傾向採取的治療取向不同有關。當時白菜所有的工作模式皆以老師指定的為準，主要的工作目標是企圖找尋並歸類出個案的「犯罪路徑」，但久而久之，白菜漸漸發覺到自己原來並不喜歡這樣的工作模式。而後續的資料處理過程，白菜也感覺到不太認同。

一直到今天，白菜才比較清楚那個「不對勁」的感覺是從何而來，白菜帶著堅定語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其實還有詢問、探問的空間，可是他就已經把它歸類是這樣、這樣、這樣，我就覺得，我不喜歡那樣子！(訪談記錄 A3753)」。

2. 從「認知治療」到「敘事治療」

白菜回國後，再度加入性侵害治療工作領域，藉由與前述那位工作夥伴 A 的合作進一步在實務中更認識到「敘事取向心理治療」，白菜認為這與之前受訓時所接觸到的「認知取向」具有很不相同的哲學觀以及人性觀。如「敘事取向」注重「脈絡」對人的影響：「如果說我是用比較故事性的、比較敘事的角度去看一個人，那我會去注重他整個脈絡，或是他整個生命經驗是怎麼形成的。(訪談記錄 A2101)」；而「認知取向」則偏重在「偏差思想」上的辨認與導正：「可是說如果我今天是用比較認知的角度去看，我可能就就會去找說～喔！他哪個行為、他哪個偏差的思想，導致他這個偏差的行為。(訪談記錄 A2102)」。

兩相比較之下，白菜認為「敘事治療」，是她比較喜歡也覺得比較符合自己的個性的治療取向，「那敘事的話就比較真的是回歸到到底那個人，他主觀的經驗是什麼？對！那可能那個跟我個性比較合吧！(訪談記錄 A3764)」。

此外，若就「治療成效」上面的考量，白菜認為，「認知治療取向」是一個比較偏重智識教育的治療模式，「認知的話，就是那一套是很容易教，然後個案也很容易學的，(訪談記錄 A3765)」，白菜覺得「讓個案學會」與「願意改變」是兩個不同的層次，若個案能夠打從心底願意改變，並配合治療師的協助，這時使用「認知治療」當然是很好、很有幫助，「只是，我會覺得，也不能夠否認那

個有幫助，因為我會覺得，ㄗ，假如說，當他真的能夠 sense 到自己的問題在哪裡，那在教他這些觀念的時候，對他會有幫助，因為，那個很清楚～你要怎麼去預防自己再犯？(訪談記錄 A3769)」；但是也有可能流於表面功夫，或是為了通過治療而應付治療師，「他真的有改變嗎？還是他為了通過治療？真的啊！他們其實都還滿會講的啊！(訪談記錄 A3767)」。

所以，白菜認為要真正達到預防再犯的目標，能不能讓個案有所「感覺」才是關鍵，「我覺得，你是有感覺的去做，跟你沒有感覺的去做，那是差很多的，所謂有感覺是說～你真的意識到，你也覺得真的得控制，否則很容易再出錯。(訪談記錄 A3770)」。

(1) 白菜的治療理念：「理解個案」在治療中是重要的

白菜進一步說明，她認為，「理解」是相當重要的，不但治療師在治療關係中盡力去理解個案，個案能夠理解的生命脈絡更是重要，白菜認為：「也許我們的看法也跟他不一樣啊！但是比較重要的是那個個案他自己經歷過了什麼？對他來說有意義的是什麼？(訪談記錄 A2108)」，白菜舉例當牽涉到預防再犯的時候，有的人聯想到的嫌惡源是在監獄的經驗，如「睡覺的時候很擠，讓他連翻身都沒有辦法翻身，讓他覺得非常非常痛苦，有的人是～讓他最厭惡的那個，比如說在夏天的時候，大家都是汗啊！然後，他們好像，嗯，大小便都在那個牢房裡面嘛！那氣味就很臭，有的是討厭那個氣味！(訪談記錄 A2111)」，或者有人聯想到對不起家人，每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只有回到每個個案的生命經驗脈絡中去探討的時候，才能夠幫助他們找出適合用來阻止自己再犯的策略。

白菜補充「認知治療」的工作模式：「可是說如果我今天比較認知的，來看、來走、來做這件事情，那我可能我就找出這個人的偏差想法，然後告訴你正確的是什麼，你要去改變！(訪談記錄 A2116)」。

(2) 白菜目前的治療理念：首重「治療關係」

白菜認為其實治療師與個案之間的「治療關係」是最重要的，必須通過這一個建立關係的過程，才有機會去談所謂的「再犯預防」。

「真的去建立起人跟人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對他有一些療癒力在的，就是讓他能夠得到一些支持的力量，因為我覺得，就算人要改變，其實也需要那個支持的力量，(訪談記錄 A3775)」

依循著「敘事治療」的觀點，白菜與她的工作夥伴 A 盡力去創造一個尊重與開放的討論空間，讓個案透過不斷地敘說而對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理解的機會，白菜發現，無須強迫，個案就開始會去談跟案情有關的經驗，並對此有更深的覺察，「他開始去看自己整段生命經驗的時候，他自己走到了那邊，或是說，他準備好了，他自己會去談出他當初的狀況是怎麼樣的。(訪談記錄 A2092)」。

3. 敘事治療為白菜個人帶來的學習

敘事治療不但為白菜的工作帶來很多幫助，對她的自我反思方面也是獲益良多，她反省到自己原來的個性其實很「不敘事」，「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個性裡面比較容易去看到人的缺點，或是看到～ㄟ！這個有問題，要去改變！(笑)(訪談記錄 A3899)」，「敘事治療」的精神為她在思考事情、看待他人的時候，帶來了一個有別以往在家庭中學習到的新的觀點，「那我就會，ㄟ～也去提醒自己是怎麼樣去看到個案的優點、長處，然後，就是給他一個力量是讓他真的能夠去轉變過來，雖然，他的那些缺點其實也還在。(訪談記錄 A3901)」，在傾聽個案的故事時考量「脈絡」對人的影響，這些為她對自己及對個案的包容上都有很大的幫助。

(二)治療技巧的精熟與省思

1. 接案方式的調整

白菜形容初任治療師的自己：「真的是非常兢兢業業(訪談記錄 A2263)」。當時白菜沿用過去擔任研究助理所學到的工作模式，然後用有架構的表格去整理出每一個人所談的內容，試圖找出個案犯罪的相關因素，「我那時候都會很認真的寫在白板上，然後讓大家一起來看、一起來討論(訪談記錄 A2265)」。

這樣的工作模式進行了一陣子之後，白菜突然驚覺到有些不妥之處，因為雖然是「團體治療」，但是成員之間的互動並不多，而且對彼此的談話也沒有興趣，主要還是以治療師教育或講授為主，「我覺得之前那個方式比較有可能是流於，變成是說，我在團體裡面做個別的工作，我一次就是談一個人，把一個人談清楚，(訪談記錄 A2269)」；白菜觀察到這樣下來，團體進行的氣氛越來越沈悶，治療成效也不彰，於是就思考著要開始做一些改變。

幾經努力之下，白菜帶領團體的技巧已漸入佳境，她開始能夠自由地運用一

些團體中既有的資源，「現在知道，可以適時利用一些比如說角色、年齡的不同，可以比較著重去利用這些資源，去幫助他們，用他們自己！」(訪談記錄 A2272)；同時，白菜也驚喜地觀察到，在團體成員彼此間也時有互相支持的情況發生了。

「也可能是太懶！(笑)就懶得寫白板！」(訪談記錄 A2273)，白菜說完不忘又調侃自己一番。

2. 治療語言與態度上的轉變

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白菜的治療技巧和心情調適越來越穩定，她開始反思自己在「治療語言」上的表現，也回憶起自己剛開始接案的時候，難免還是習慣會使用一些專業上的術語，「我覺得現在有些經驗的累積之後，自己會去回想，ㄟ～到底是什麼樣的方式？我要怎麼表達他們會比較懂？我覺得，可能比較年輕的諮商師，剛從學校出來，那種理論最新鮮，都還很記得的時候，可能不知不覺我在跟個案講的時候，那些專有名詞就會跳出來了，(訪談記錄 A2276)」。

於是乎，白菜開始學著在她的「治療語言」上做調整，她開始學習用較淺顯易懂的方式來說明，讓個案能夠真正地「理解」。

然而，在白菜的工作經驗中，她發現只要是細心教導，成員們幾乎都能夠將某些理論知識學得既快又好，「很多成員可能上了幾次課，甚至只要一次課之後，那些專有名詞他都會了。什麼叫高危險情境？什麼叫做預防再犯？他都會了，他也很會寫了，他也會寫說～我的想法是什麼？我的感覺是什麼？然後我要怎麼樣怎麼樣，寫得很漂亮！」(訪談記錄 A2279)；但是她也發現到個案其實並不見得真正理解那些專業術語的意思，或是說個案也許「懂了」，但卻依然不覺得自己有需要改變的地方，「但事實上個案根本不懂！或是事實上他可能表面說懂，但他並不真的懂！或是說他懂了這個名詞，可是跟他的生命，沒有真的有直接關係，(訪談記錄 A2278)」。

白菜用一個貼切的譬喻來形容這個情況：「就像說我們很會考試，但是我們不一定自己做得到某些狀況一樣！」(訪談記錄 A2281)。

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多年後，白菜漸漸反省到所謂的「改變」，不只是要在「智識」上有所學習，更重要的是在「經驗」上有所觸動，白菜開始去思考她辛苦傳達出去的理念，到底有沒有效？

白菜認為當個案自己準備好要改變了，才會有效果出現，治療師的工作應該

是從旁協助，而不是用講述的方式企圖改變個案。但是因為性侵害加害者有「犯罪」及「危及他人」等特殊性的，身為治療師，除了要幫助個案本身改變，也肩負著維護社會安寧的責任，所以還是要不斷地提醒他們「再犯的後果」，來輔助降低再犯機率，「可是也的確要一直去提醒他們再犯的話，那個後果的嚴重性啦！（訪談記錄 A3808）」。

(三)再回頭省思自己的生命

回顧這些工作經驗，白菜覺得收穫很多，尤其是對自己生命的覺察，「我覺得在工作裡面，其實可以去反省到自己的生命很多。(訪談記錄 A31043)」。

但是，話鋒一轉，白菜卻又放低了音量說：「可是我也不知道，搞不好自己其實越來越懶惰，(笑)(訪談記錄 A31044)」。

在訪談過程中，我發現「懶」這個詞在白菜的陳述裡出現過不下十次，而出現的時機常是每次在提及到她從「兢兢業業」轉而「放鬆」的相關話題時，就會聽見白菜用：「會不會是我越來越懶散？(訪談記錄 A3137)」、「也有可能真的就是，自己的標準降低(訪談記錄 A3138)」、「越來越老就越來越皮了(訪談記錄 A3139)」等詞彙來形容自己；不過在我看來，我倒是在她的身上看見「放下的不容易」，我將這樣的觀察與體會告訴白菜，白菜若有所思地反複說著：「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訪談記錄 A31048)」，像是在低喃自語，又像是在回答著我。

我有點不解，對白菜來說「好」和「不好」分別代表著什麼意義呢？白菜與我分享她對自己個性的理解：「我覺得我的個性裡面，其實還是很多時候是很那種謹慎的，我不是那種會去衝第一個的那種人，(訪談記錄 A31050)」。

「怕失敗啊，或是怕做得不好。(訪談記錄 A31064)」是白菜一直以來都在面對的生命議題。

在白菜的話語與眼神中，我彷彿感受到了許多的矛盾與衝突的面向不斷地在拉扯著，於是我邀請她就這個部分再多分享一些，白菜舉她在治療風格和方式轉變的例子來說明：「以前我還是比較用認知取向的工作的時候，我會很認真，每次在白板上面然後就去畫表格，去寫很多的東西，然後，現在就比較懶了，就比較不會把他們所講的東西，每次都寫在白板上，可能是直接去討論的，那我這個東西會讓我覺得我好像是變懶惰了(笑)。(訪談記錄 A31081)」。

白菜覺察到自己的心底深處其實有點隱隱的擔憂，但同時又覺得自己的似乎是太多慮了：「我其實會擔心說，ㄟ～對他們幫助會不會變小了？會不會，如果我沒有寫在白板上面，他們就看不懂？(大笑)我不知道，因為現在的團體的成員，其實也還好，我感覺就算沒有寫出來，可是在他們談的過程裡面，他們其實也能夠，感受到說自己的問題出在哪裡。(訪談記錄 A31083)」。

我笑著問她，既然不用大費周章寫在白板上，個案也能夠有所體悟，那麼她擔心的是什麼呢？

白菜抓抓頭笑著說，這樣的擔憂也許是與自己的個性有關：「可能是我的個性就覺得要做才算！要寫才算！要有看到才算！(笑)但是我只是講，我覺得也滿沒有把握的。就會覺得，ㄟ～要多做，才有那個安心感，(訪談記錄 A31086)」，她頓了頓，補充說：「如果說沒有寫，會不會太放鬆了？(笑)(訪談記錄 A31087)」。

我聽完後回饋白菜說，我彷彿看見她心裡面那個「認真的自己」一直在蠢蠢欲動，想要多做一點事情。她聽完我的回饋一邊大笑一邊同意：「對！對啊～傷腦筋！(訪談記錄 A31088)」。

我想，諮商工作有趣的地方也許就在於，諮商師本身的心態或者個性常常會因著在工作中經驗到的衝擊，而意外地帶來了許多轉變的可能性，但轉變的歷程卻是相當難熬的。白菜點頭同意，她的心中的確存在著因模糊而帶來的焦慮感，「不確定說那個改變是不是一定是好或一定是不好，對啊！有時候自己，我覺得我沒有那麼明確的確定感。(訪談記錄 A31091)」。

喝口茶，話題暫歇，白菜回顧自己剛剛的分享，像是在對我抱歉地說著：「我剛講的好模糊！(笑)可是，我的感覺是那樣的。(訪談記錄 A31093)」。我同意且帶著微笑接下這份的感覺，並且回饋白菜說，的確，在改變的過程中，模糊與焦慮都是必然的歷程，雖然很難熬，但相信未來是值得期待的！語畢，白菜的眼睛亮了起來，她帶著興奮的聲音回應我：「對！對！不知道ㄟ～真的，說不定一年後又有改變，又有轉變！(訪談記錄 A31096)」。

我們兩人一同笑著承接著這份模糊、焦慮但卻真實的感覺，並一同許諾也許可以一年後再碰面聊聊那時候的轉變！

貳、省思與建議

我覺得白菜的分享實在豐富，若能好好地整理，想必對性侵害治療工作會有很大的助益，但也看見這個工作的「大環境」有許多地方仍待加強與突破的部分，於是在訪談的尾聲，我邀請白菜進一步再根據她這幾年來在工作中的體驗，對於「性侵害治療工作本身」以及「有興趣從事此工作的諮商師」提出一些建議。

一、給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建議

白菜認為性侵害治療工作的「硬體」和「政策」方面有需要加強；然而，性侵害治療的「專業發展與訓練」與「工作人員的心理照護」等層面雖是無形，但也是同等的重要，白菜在最後更強調後面這兩個部分。

(一)對性侵害治療工作整體發展上的建議

1. 弭平「理論」和「實務」之間的落差

前面我一邊聽白菜說著「敘事治療」對她在專業上的幫助，一邊聯想到我在許多性侵害治療的文獻或者書籍上，看到專家學者多是鼓吹「認知治療」的功效，於是針對這兩者間的差異對白菜提出疑問。

白菜先反問我那些寫書的老師們自己接案的經驗有多少？有在帶團體嗎？然後，她才回答我：「有一些教授為了要寫論文或是做研究，但是他們的經驗也許是從文獻過來的！我覺得國外的經驗不見得能夠完全用在台灣，但是實務工作者有時候沒有那麼大的動力去寫論文、做研究，我自己也很懶，可是真的覺得要有一些實務經驗，才知道我們假設的那一套，能不能 work？(訪談記錄 A3792)」。

白菜提到在國內的性侵害治療工作中，「理論」與「實務」之間有段落差，很多根據理論所設計出來的表格對「真正的改變」不見得有效，她認為其實個案很聰明，要「學會」理論知識並不困難，甚至也很懂得迎合治療師，「他們在監獄裡面可以交換經驗啊！他就會知道，唉喲～這個治療師可能要聽的是什麼？！你要他們去寫，他們可以寫得非常漂亮！(訪談記錄 A3795)」。

不過，白菜也語帶保留地表示也許自己這樣的陳述太過武斷，因為根據她在工作中的經驗，她也不能否認「認知治療」的技巧對於某些個案來說是有其作用性的，因此，她還是會視個案對治療的心態和改變的意願，來決定是否要直接提

醒他們「再犯後果的嚴重性」，「我覺得也不能否認那個會有一個效果在，的確要讓他們弄清楚說，如果我做這件事情的後果可能會是什麼？很直接的那個後果，比如說『關』，或是說他的損失，那是很具體的，的確有效果。(訪談記錄 A3813)」。

此外，白菜也提到，由於「敘事治療」特重「治療關係」，而人和人的關係建立是需要細膩地培養的，所以需要長一點的時間來等候個案的準備度，「敘事治療」較難有系統地交出「明確而迅速」的績效，也許是其在現行治療體制中的一個限制。

白菜認為也許以目前的現實狀態，結合「認知治療」與「敘事治療」，會是可行的方式，「所以，我覺得可能要真的，都結合吧！(訪談記錄 A3815)」。

2. 發展本土的治療模式

有鑑於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切入點，同時也各有其限制，白菜建議學者們可以根據「再犯預防」的成效來做一些本土的研究，看看哪一個學派的再犯率低，「要不然就是要再回去看那些後續的追蹤，到底哪個學派用出來，再犯率最低？(訪談記錄 A3798)」；或是以「質」的角度來研究個案改變的程度，「到底不同取向對個案的幫助在哪裡？我覺得那是很值得去探討。(訪談記錄 A31133)」。

再者，白菜認為若實務工作者們可以整理、發表自己在這些年裡頭所累積的工作經驗，以供有志從事此工作的同仁們有機會從實務的角度來汲取一些經驗，而不需專賴理論的指引，這也是很重要且可行的改善方式。白菜認為此時發展台灣本土的治療模式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了。

「其實慢慢累積這幾年的經驗，我覺得治療師自己本身在做這些工作上面的經驗、感覺，應該已經到一個階段是可以好好地去談、好好地去看這些東西了，這樣的回顧，對於台灣本土到底應該如何發展治療的模式是很有幫助的，不要只是一直從國外的經驗來，就是 copy 國外的經驗。(訪談記錄 A31136)」。

(二)對專業訓練上的建議

1. 實務工作者提供經驗分享，政府提供進修機會

白菜分析到性侵害治療工作在台灣已經開展好幾年了，但在專業訓練的方面卻仍顯不足，從事性侵害的治療師面臨到「督導難尋」的狀況。在白菜的印象中，

所謂符合「督導資格」的專家也得要具備「教授」的資格，但同時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卻極為少數，「可能我們一般，會想到要去找督導就是找教授嘛！可是這些教授的實務經驗到底夠不夠？我覺得也滿懷疑的。(訪談記錄 A31236)」；不但如此，更鮮少有專家同時具有帶領「個別」和「團體」治療的經驗，若再想要從中挑選符合自己治療取向的督導更是難上加難！

於是我請問白菜對這一方面有沒有什麼建議呢？白菜提到可請實務工作者整理自己的經驗，發表論文，然後讓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可從中找到一些個參考的依循；或者是，建議政府可邀請一些國外的專家學者來台分享經驗，或是資助國內的諮商師出國取經，也都是有利於增長專業知識的好方法。

2. 需要具有實務經驗的督導，或討論的社群

專業知識上的補充雖然重要，但還是不及直接向「專業督導」學習的功效，關於這一點，白菜認為：「如果說這些實務工作者自己本身能夠聚集在一起去討論彼此的經驗的話，可能也是一個方法。其實我覺得已經有一些資歷的人，其實是可以慢慢出來，當那個督導的角色啦！(訪談記錄 A31268)」。

在諮商專業中，能夠找到彼此可以互相討論、互相支持的同儕是很重要的，但性侵害治療領域裡面目前似乎仍沒有這樣的討論社群，白菜思考著可能的原因，也曾經自我檢討是不是自己沒有積極地蒐集相關資訊，找尋可加入的社群，「我也要去檢討，是不是自己太封閉？搞不好我可能是覺得～我跟另外那一群人的治療風格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不會去找他們討論吧！(訪談記錄 A31285)」；又或者是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太忙碌，所以這樣的組織社群雖重要但卻很少，「可能，大家都太忙了吧！(笑)還是沒有人跳出來組織。(訪談記錄 A31280)」。

白菜也曾跟一些朋友私底下相約組織討論的社群，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對於「缺乏督導人才」這個現象，白菜分析到，也許是因為現在性侵害治療工作在台灣仍屬於初始的階段，一般稍有幾年資歷，或者還沒有「名氣」的諮商師，要出來擔任專業督導或主動召集社群的責任壓力一定很大，而且這真的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你說督導、讀書會或訪談，如果不是一個很有份量的人去做，其實搞不好，就是遇到的挫折其實會滿大的啦！(訪談記錄 A31332)」。

而就白菜自己來說，其實她已經累積不少工作經驗了，但是因為工作累、專業自信心仍不足，所以雖然覺得有需要，但是目前仍是處於觀望的態度。「比如

說要是我，我可能也會覺得～不要！好累喔！（笑）或是不覺得自己經驗已經夠到可以去督導別人。（訪談記錄 A31272）」。

因此，對這個部分，若要給建議，白菜認為一開始也許不用太過嚴肅，可以用「討論會」的形式做為開端，而會中有資深的人、有資淺的人，都沒有關係，白菜認為：「那個經驗的交流，就是一種成長啊！（訪談記錄 A31278）」。

說著說著，白菜發現到也許這件事情並不困難，只是缺乏有經驗的人力投入，白菜笑著說：「這樣好像真的太妄自菲薄了喲？！（笑）其實我覺得還是要有人去做這件事情，好！來跟 partner 商量一下，看要不要來做這件事情？！（訪談記錄 A31335）」。白菜決定試試看，先找幾個認識的同儕相約組個「討論會」。

在她這個新的決定中，我看見因為這些諮商師們的努力與投入，也相信性侵害治療工作現在雖仍在草創階段、雖仍是舉步維艱，但未來的專業發展一定是很有希望的！

3. 需加強對工作人員的心理照護

白菜認為，由於性侵害治療工作的壓力很大，心理上的衝擊也很強，所以其實相關的工作人員，無論是治療師或是社工，都累積了不少心理壓力，有很多的情緒需要去抒解，這些屬於心理層次的部分，並不能是純粹藉由督導或讀書會等專業知識的補強就可以幫上忙的。「讀書會畢竟還是一些知識上面的吸收，可能並沒有真的去處理到那些經驗啦！督導的角色比較是給建議，然後告訴你該怎麼做，那不是在處理他的個人壓力啊！或是挫折的方面。（訪談記錄 A1347）」。

關於這一點，白菜的建議是「別忘了治療師自己也需要被照顧」，透過經驗整理或者同儕訴說的方式都可以讓治療師有個被支持的感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開始做『治療師自己的經驗的整理』？！因為我覺得透過這樣說出來，至少有個支持啊！或是一個分享的立場，也是對自己會有幫助！（訪談記錄 A1350）」。

4. 從諮商師的學校養成教育中，預先做好面對「加害人」心理準備

白菜也發現到，在諮商師的學校養成教育裡面，「加害人」這個領域是較罕為被提及的，對此現況，白菜笑著說：「治療師養成的過程裡面根本就沒有遇到這個領域過！所以也難怪，大家會被嚇到！（笑）（訪談記錄 A31395）」。

白菜認為諮商師在做性侵害治療工作之前有個先前的訓練，相關的討論是重

要的，如同她自己就是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慢慢適應性侵害治療工作，「我覺得感覺上是慢慢一步一步去瞭解那個環境。(訪談記錄 A3061)」。

二、給有興趣從事性侵害治療工作者的建議

(一)對自己也對別人開放

談到對後進人員的提醒或建議，白菜想了一想，說到：「可能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放開啦！開放一點去對自己也對別人嘛！(訪談記錄 A31017)」，不但是要開放地面對自己的經驗或者感受，也要開放地接受個案的，白菜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我會覺得其實真的，就是從個案身上可以學很多，因為他們那種生命的經驗，真的很多是我沒有親身經歷過的，對啊～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會越來越可以也放下自己吧！治療師，尤其是我們這樣一路唸過來的，搞不好其實，有時候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訪談記錄 A31031)」。

(二)勇敢冒險

「然後，也可以大膽地去嘗試吧！(訪談記錄 A31020)」，白菜認為在工作中可以加入一些創意進去，例如，愛看電影的白菜，在團體中用電影欣賞的方式當作素材，引起團體成員們熱烈的共鳴，並從電影中找到共通的話題，協助團體動力的流動。白菜的心得是：「那我後來就慢慢去體驗到說，ㄟ～當工作裡面是可以結合自己本來就有的興趣，或是這個東西也可以感動自己的時候，那工作起來好像那個負擔不會那麼大！(訪談記錄 A31023)」。

(三)尊重自己的經驗，多找人談談

性侵害治療工作對諮商師會造成很大的心理衝擊，「多找人談談」是白菜的建議，「跟同事討論啊！或找聽得懂的人談啊！(訪談記錄 A31039)」。

而在工作的過程中難免會碰撞到許多的個人議題，這時候，「勇於面對自己的生命經驗」是白菜給其他治療師的提醒，「如果說碰觸到自己很不好的經驗，我覺得願意、勇敢面對也是很重要的啊！不然走不下去吧！(訪談記錄 A31040)」。

「堅持」是從事治療工作可貴的情操，但是「尊重自己的經驗」更是白菜所強調的。就像是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性罪犯」的確是比較特別的一群人，會引

發的心理壓力也是有別於一般，「也許對一般的治療師，如果他以前從來都沒有接觸過，比如說犯過罪的人，或是這樣的人，那個 shock 就會很大！所以，真的每個人的經驗不一樣，可是如果說能夠堅持，那我會覺得其實應該是滿有價值的經驗吧！但是真的覺得撐不下去，也沒有必要硬撐！（訪談記錄 A31119）」。

其實白菜看到有人也跟她一樣願意投入性侵害治療領域時，是很高興的，她想要為這些夥伴們加油吶喊，但是又擔心自己的好意會變成了他們的壓力。因此，白菜更強調的是：身為諮商師，更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很怕說那一句『加油！不要太早放棄！』，好像又會變成某些人的壓力，就會覺得～唉喲！我是不是很遜？！怎麼那麼快就放棄？我覺得真的就是回到每個人的自己的經驗是很重要的，對！（訪談記錄 A31123）」。

聽完白菜整理出這麼多豐富且精闢的建議後，我問她還有沒有要補充的呢？白菜表示她在暢所欲言之餘，心裡頭也浮現出了一陣擔心，她說：「這次表達的還滿完整的吧！但是一些資料我不知道你會怎麼寫？比如說一些批評或建議的部分。（訪談記錄 A31340）」。於是我詢問是什麼讓她感到擔心呢？她微微地面露難色回答我：「專家學者，跟那個實務界的差異這些。（訪談記錄 A31342）」。

我想，我能夠理解，所謂的給建議，也代表著建議者將難以避免地批評到那些有待加強的部分；而對白菜來說壓力更大的，是在訪談中還會坦白地提及了自己對昔日恩師竟有著不認同的反動。對於一個年輕的諮商師來說，要這樣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反思歷程，實在需要莫大的勇氣！我將對白菜的勇氣與讚許回饋給她，並仔細地告訴她，她這些建議對性侵害治療工作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但同時也尊重她具有絕對的權力來決定她在我的論文中所有的言論呈現程度。

白菜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對我說：「好吧！寫！還是去寫比較好！這個東西雖然說很殘酷，可是，其實就是要去一直被檢討啦！（訪談記錄 A31344）」。

參、未來展望

白菜回顧她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的經驗、學習與心得的過程中，也與我分享到她接下來的生涯規劃。

一、考慮嘗試不同的治療領域

回國不久，白菜就專注地在性侵害治療領域中，隨著經驗的累積，她得到許多的學習與收穫；而現在的她，正開始思考著下一個階段的治療生涯，目前白菜已嘗試其他不同的治療領域、與不同類型的個案一同工作，以擴展自己的接案經歷，「做做看不同問題的個案，我想要擴大自己的領域！」(訪談記錄 A3868)。

她不諱言，這個決定有與她長期以來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所經驗到的心理壓力有關，「我覺得那個對心力的耗損真的滿大的啦！假如遇到那種很討厭的個案啊！就會傷很多腦筋！自己情緒上的負荷還滿大的！」(訪談記錄 A3885)。

不過，白菜也不會完全放棄在性侵害治療工作中所做的努力和所累積的經驗，只是打算在工作分配的比例上做個調整，「但可能也不會完全離開啦！因為累積了這些經驗，如果我把它就這樣放掉，好像也滿可惜的。」(訪談記錄 A3872)。

而到不同的治療領域透透氣、看看不同的風景、學學新的東西，對白菜來說，不但可開拓生涯上的探索，也有助於心情的調適。亦屬於照顧自己的一個好方法。

二、找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有一天，白菜跟男友聊到有關工作的話題，男友問她「妳想要做什麼事？」當下，白菜發現自己竟然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以十足的信心來回答這個問題。這個經驗讓白菜省思到工作這幾年下來，自己原來的「理想」似乎因為受了太多外在期許的「薰陶」而漸漸模糊不清，「好糟喔！因為我覺得以前都還滿清楚的，對！然後現在竟然會覺得，ㄟ～好模糊喔！怎麼會這樣？」(訪談記錄 A3709)。

白菜覺得自己好像越長大就變得越在乎一些「現實」或「物質」層面的事情，「對金錢、成功或是結婚這種事情，就是會有很多擔心啊！」(訪談記錄 A3707)，她開始有些擔心會不會因此而失去了自己「原來的樣子」？！白菜內心自忖著：「也許也越來越妥協，或是越來越忘記自己本來是要做什麼的時候，就會變成像(白菜的爸媽)那個樣子。我不知道，我覺得當身邊的環境都一直在告訴你說～賺錢啊或什麼很重要的時候，好像慢慢自己會忘記一些東西。」(訪談記錄 A3710)。

白菜不願意在忙碌的生活中迷失了自我，於是她反問自己要的到底是什麼？她從事治療工作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麼？她回想起自己決定從事治療工作的初衷：「我後來去想，ㄟ～其實我要得很簡單啊！就是，我覺得如果能夠幫助到我可以幫助到的人，然後自己過很簡單的生活，也沒關係，」(訪談記錄 A3711)。

那麼，什麼是她現階段心裡頭真正想要做的呢？她說，其實性侵害治療工作還帶給她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讓她深刻地體會到「女性自覺」的重要性，她帶著微笑告訴我，她心目中最期盼的就是，有一天能夠幫助到其他的女性同胞們：「所以其實會很希望就是說，ㄟ～有沒有可能哪一天能夠幫助到女生，去瞭解自己的價值啊，或是說，真的是從女生自己開始去做起！（訪談記錄 A3714）」。

訪談未了，已是夜幕低垂，窗外台北 101 大樓閃閃的燈光，像是在向我們俏皮地眨著眼睛，真美！我們伴著燦爛美麗的台北天空，相偕走到捷運站，互道珍重也互贈祝福，然後，搭上屬於自己方向列車。